

古本 攷證

三國志演義



行印局書衆大海

八仙得道傳

集中 古今軼聞 述評 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破術呪？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教孝子？ 如何誦田爐？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關關救叔？ 如何施甘露？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為夫妻？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孽精？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羅虎山？ 如何獲萬壽？ 如何放妖鬼？
- 海獸王如何出月？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闖天宮？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天然書店出版

全書八
大厚冊
一千餘
百餘面
插圖二
百幅原
價七元

特價四元

寄費二
角三分
購本
部書
贈一
冊先
生立
輪八
仙一
編

上海 四馬路 大眾書局 經售 各省 世界書局 代售

曹操倉亭所

白救趙子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攸翼州譚尚

爭鋒
平何全立

潤

曹丕乘亂納甄氏

玉葉館主 謹識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三國志演義

玄德南漳逢隱淪

卷之三十一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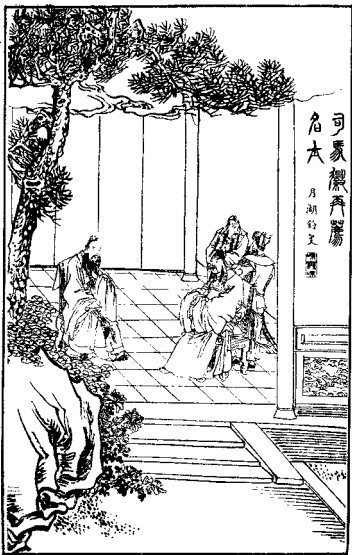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取樊城

城 玄德州計取樊

孫山為信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丹薦名士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定三分隆中決策

退思齋主



荆州城
公子三
求計

養霞子

畫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計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四十四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蔡夫人議獻荊州

林屋山氏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劉表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入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處有哭聲。軍中聞夜哭，抵得唐人塞上行數篇。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華弔古戰場文是開鬼哭，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不罵袁紹，只哭想田豐，袁紹愈覺不堪。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不因其言驗而敬信之，乃因其言驗而羞見之，讒人之言自此得入矣。次日上馬正行間，適統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謂之以讒端。逢紀因譖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

不出吾之料。哭是耳聞笑是傳說哭是言笑是虛袁紹大怒曰。豈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逢紀

田豐亦如郭圖之譖張郃高覽而紹皆信之是當疑而不疑也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惡

公殺慶鄭而後入慶鄭固有可死之罪也袁紹殺田豐而後歸田豐有何可死之罪乎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

見豐曰。與別駕賀喜。用法妙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

見重矣。純用反筆豐笑曰。吾今死矣。奇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

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賀得袁紹喜方可賀得田豐喜。今戰敗

則羞。吾不望生矣。知其必敗又知其必羞田豐真知人哉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到。傳袁紹命。

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軍中夜是思活田豐獄吏流

淚是惜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夫

死田豐。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紹只怨自己怨自己真深於怨紹也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何足惜。紹只怨自己怨自己真深於怨紹也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受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爲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

後嗣。兵敗之後忽然勸立後嗣正爲後文伏筆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忠。出守青州。次子袁

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

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

方知前以幼子患病而不肯發兵，正是此人。

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

立尚爲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逢紀二人向輔袁

尚，辛評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爲其主。

一家之中，又分二黨。

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

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

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

袁紹與劉

表正是

一流人。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爲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

下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

下卷事早伏於此。

主公且

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再容後議。

言亦侃侃。

攷右叙袁紹敗歸。◎紹投入蔣義渠營之事，陳志、袁紹傳不載，此蓋本諸

後漢書、袁紹傳，傳稱紹與譚幅巾乘馬，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

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使宣令焉。衆

聞紹在，復稍稍集。◎逢紀、譚田、豐聞敗，大笑之事，係本諸先賢行狀所載。

若魏志紹傳，則但稱或謂豐必見重，豐曰：若軍利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云云。◎紹妻劉勸立後之事，見紹本傳，惟但曰：紹愛少子尙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云。

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

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

立之事至此忽然下放下文勢一頓。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

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

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遼東人殷馗善觀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

間，後五十年常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前卷於百忙中忽叙沮受夜觀天象此卷於百忙中忽叙殷馗預卜星文

一是當時事，一是在年事，又各不同。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

相興仁義之師，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馗之言。

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

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

有時賤人如雞犬。有時貴人如雞犬。如人皆老奸。權變處。

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

喜得

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

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尙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揮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衆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尙也。言未畢。一將挺槍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馬相交。不三合。尙撥馬斜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尙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

叙戰處亦先作一頓。

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

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

死戰。可勝紹矣。

十面埋伏是韓信破項羽之計。背水爲陣是韓信破陳餘之計。今抄兩篇舊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

操然其計。

左右各分五隊。

分左右妙。

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

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

鋒。名爲十而却是十一隊名爲十一隊却只爲左右中三隊變化之極。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

操令許褚引兵前進。中軍偽作劫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五寨

彼此相對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

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衆軍回身奮力向前

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

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第五隊袁紹聚三子一甥死

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第四隊殺得袁軍屍

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第三隊

三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

郃徑來衝寨。第二隊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

軍趕來。忽說曹操天軍幾疑忘却一隊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左邊曹洪

右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第一隊爲第五隊以上除隊分明前用順叙紹大呼

曰若不決死戰必爲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此時袁紹

不卽死又作一頓

嘆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

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

引袁尙等入冀州養病。令尙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

此時立尙之意已決却說曹操自

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牀。袁尙審配

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現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

前與呂布相持以歲荒解兵今與袁紹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止爲軍食計今却爲民食計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

破 石叙袁紹倉亭之敗。操於河上見白髮父老。爲言天文之語。皆本操

傳。傳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

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公破紹云云。惟此

則託諸父老口中以實之也。◎紹率三子一甥復與操會戰事，本諸操傳所稱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數語耳。◎倉亭之戰，細按紹傳，詞意亦不過曰揚兵，曰擊紹倉亭軍而已，可知其非大戰爭，而亦非紹親自會戰也。蓋此時紹不過在外攻定冀州屬下諸叛郡邑耳，非欲復與操爭也，而操亦不過乘其勝餘之勢，揚兵而已，此引爲報復之舉，而又侈言十面埋伏云云，是未免過甚矣。

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忽然接入劉玄德門笏絕妙。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前使劉岱王忠當劉備，自當袁紹，今使曹洪當袁紹，而自當劉備，又與前異。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

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兵却分東南西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

叫立德打話。立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忘恩。立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

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

讀至此爲之一快。

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立德背後趙雲挺槍

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

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軍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擋。大

敗而走。立德得勝回營。

不是以少勝多。實是以逸勝勞。

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

立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立德愈疑。

此正曹操遣兵截襲都襲汝南時也。於此却不叙明令人測摸。

不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立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

抄背後徑取汝南。

不叙曹操一邊發兵單叙立德一邊明報省筆之法。

立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

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

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立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

了。

俱用虛筆不用實叙妙甚。

立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立德不

敢出馬。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點。立德等

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

此專等。

來得

玄德慌尋路走。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殺

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

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

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

讀至此爲之急

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

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

讀至此爲之一寬

訴說夏侯惇軍勢

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

只在劉辟口中一叙。省却無數筆墨。

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

急問雲長妙

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

不直說雲長被圍最

得慰人

之法。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

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

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也。

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

讀至此爲之急

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

救君。

讀至此爲之一寬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先寫劉辟

之死以觀

趙雲之勇。玄德正慌，方欲自戰。

讀至此又為一急。

高覽後軍忽然自亂。

一將衝陣而

來，槍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

讀至此又為一寬。

玄德大喜。雲縱馬挺槍

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

却被甲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

讀至此又為一急。

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

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

讀至此又為一寬。

玄德

使雲長尋覓張飛。

急尋張飛又妙。

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惇所殺。飛奮

力殺退夏侯惇，迤邐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

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叙得簡淨。

按右叙先主汝南之敗。◎此先主汝南之戰，即前所引紹令先主將本兵

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應之事也。蔡陽之斬，實在此前。曹操因蔡陽被先

主所殺，兵不利，故既破袁紹，即自將南擊先主耳。◎汝南之敗，諸傳均無

紀載。按先主傳稱：曹操自南擊先主，先主即遺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而

即往投曹操，傳亦稱操南征先主，先主聞操自行，即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云云，是可知此戰役爲演義之點綴熱鬧也。◎劉辟爲高覽所砍，龔都爲夏侯惇所殺，史無明文，以此二人本係黃巾，反復不常，且史傳中以後，亦無劉龔二人再見之處，故演義如是云云。

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

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

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

前老人獻酒於

曹操是畏其勝。今土人獻酒於玄德，是憐其敗。勝時之酒易得，敗時之酒難得。

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嘆曰：諸君

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

誤。諸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

數語嗚咽慷慨令人泣數行下

衆皆掩面而

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

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墮其志？

玄德此時不減高祖雖水滸陽時矣

孫乾

曰：成敗有時，不必傷心。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

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

此處突然接入劉表門筭又妙

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

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

不用備自往却使表來迎妙甚

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

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

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

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

此句只是虛說不意

後文却成實事

乾諫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

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惟明公命之。

乾亦善爲說辭

表大喜

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

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

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先言劉備

不可納次言曹操不可忤後言殺孫乾以媚曹操其言甚毒

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

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次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

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

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慙恨而出。

便伏後文謀害劉備事

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

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

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相同。然備之

依紹止是一人。今則與雲長等同。依劉表比前又不同。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

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

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荊襄，南北

之利一舉可收也。前放下袁紹轉出劉備劉表今又放。下二劉仍轉入袁紹俱門笋妙處。操然其言，遂提兵回

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

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

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

振，尚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前諫戰者田豐沮受也。勸戰者郭圖。審配也。今審配亦諫大勢可知。正議間，

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

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

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

曹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聲。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攷證右叙先主南奔劉表。◎孫乾使劉表語。見乾本傳。亦卽先主傳中所謂遣孫乾相聞也。◎蔡瑁譖先主語。表傳不載。◎先主傳曰。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表傳曰。先主奔表。表厚待之。均與此同。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紹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爲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爲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哀。爲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別。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視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視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因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詭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爲交。而後與之爲讎。否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爲敵。而後託之爲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爲敵。而後與之爲交。既與之爲交。而又與之爲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託之爲援。而後與之爲敵。既與之爲敵。而終託之爲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爲主而後爲客。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爲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衆人遺衆人。正所以留衆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尙相爭。尙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託孫權。尙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木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尙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經叙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兩。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

轉一筆操正欲乘勝攻紹。忽因秋成在即。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荊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叙兩番。至汝南之襲。但叙劉備中計。不叙曹操設計。前後隱後現。又換一筆。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叙兩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襲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尙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却說袁尙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尙挺鎗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尙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尙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尙之敗袁紹實縱之紹之死袁尙實速之也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尙可繼後嗣否。紹點頭。袁紹此時即不點頭亦不容不立尙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

袁紹死得昏昏悶悶。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

狷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痴極可笑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

屍。其妬惡如此。妬至於鬼。妬亦奇矣。妬其生。故欲其死。如又妬其死。則何不亦

以防鬼耳。袁尚恐寵妾家屬爲害。并收而殺之。惠帝見人疑而泣。今袁審配逢紀

立袁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

效右叙袁紹之死。◎魏志稱紹自軍敗後發病。至七年夏以憂死。後漢書

注中引魏志則稱嘔血而死。此卽本之。◎典論稱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

僵尸未殮。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

黑面。以毀其形。此卽本之。◎又稱袁尚。又盡殺死者之家。卽五妾之家屬

也。

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歸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袁尙禮畢。尙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尙既借立譚不奔喪尙固不弟譚亦不子尙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爲主。加兄爲車

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爲輔。郭圖索二謀士欲去尙之左右手足尙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

去。何如。尙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鬮。拈著者便去。逢紀拈著。尙卽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尙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卽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

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原隰襄矣。兄弟求矣。尚

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

於半路接著。兩頭圍住。盡殺之。救如無救。袁譚知尚止撥兵五千。又被半路坑殺。

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即令紀作書。

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

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是可言語。

尚從其言。不肯發兵。前止少發兵後竟不發兵計愈左矣。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譚田豐之報。

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

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親自領兵。

其反覆無常酷肖其父。尚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

去。亦是兄弟二人。正是譚尚映射。尚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尚自來大喜。遂罷

降曹之議。固兄弟之常理也。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不一

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尚屢敗。操兵屢

魏建安八年春三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尙高幹皆大敗。叙四路兵交戰却甚

省筆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尙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

寨虛張聲勢。四路合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

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後來遺計定遼東亦是此意不如舉

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正攻冀州忽作一頓匪夷所思操善其言。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

軍向荊州進兵。

跋右叙袁曹治兵相攻。◎魏志袁紹傳。審配逢紀奉尙代紹位。譚至不得

立。自號車騎將軍云云。尙以譚爲車騎將軍非也。◎又稱譚尙由此有隙。

曹操北征譚尙。譚軍黎陽。尙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

不與。譚怒殺紀云云。是逢紀乃尙所使。而非郭圖之謀。乞以爲輔者也。與

此少異。◎魏志又稱譚告急於尙。尙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

配守鄴。尙自將兵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尙

敗走入城下，操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云云。此係紹傳中語，而曹操傳中，則稱八年春三月，攻其鄴，乃大破之。譚尙夜遁。夏四月，操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詡屯黎陽云云。是其時月，兩傳中亦自有不符處。

譚尙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爲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尙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不出郭嘉之料圖曰：

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自斷其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敘語抵得一篇棠棣之詩譚怒叱退王修。

使人去請袁尙，尙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

不如乘勢攻之。袁尙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未有帶五萬人赴席者爲之一笑袁

譚見袁尙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卽披挂上馬，與尙交鋒。尙見譚大罵，譚亦罵。

曰汝藥死父親。

劈空逼出一顆案凡兄弟相爭者往往如此。

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

交鋒。

豈復成兄弟耶。

袁譚大敗。尙親冒矢石。衝突掩殺。

戰操何其怯。戰兄何其猛。

譚引敗軍奔平

原。尙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尙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尙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尙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尙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尙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尙可擒矣。若操擊破尙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還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州以圖進取也。一袁不能勝乃欲勝既破袁尙之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好聽耳。譚從其言始議降曹既而合尙令復從降尙且

何人可爲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又是兄弟二人映射成趣。字佐治。現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齋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立德引兵爲前部。

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尙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料得劉表如見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尙。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攸欲先滅尙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尙。變化不同。若說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板文字矣。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袁尙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譏隙。國分爲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尙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敗之衆。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

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圖之。魏

二呂之不復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印只二呂受訖，徑將

印來稟曹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爲內助，待我破袁尚之後，就中

取事耳。汝等權且受之。我自有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曹操許女之

真郭圖刻印之
謀亦弄巧成拙

設議右叙袁譚降操。◎譚尚兄弟相攻之事，亦本魏志，志云：曹操南征荊州，

軍至西平，時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操請

救，操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云云，正與此同。◎操傳稱譚遣辛毗乞降請

救，諸將皆疑，荀攸勸操，操乃許之，所謂諸將者，卽此程昱、呂虔、滿寵之諫

也。荀攸勸操語，悉見攸本傳。◎操以女妻譚之事，係本操傳，傳曰：冬十月

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卽此事也。◎二呂之降曹操，亦見操傳，傳云：東

平呂曠、呂翔叛尚，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袁譚刻印與二呂事，本魏書，惟

與此有異，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諸操，且曰：我

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尙，得以其間啗民聚衆云云。然則與印事雖同，而其用計，則非使二呂叛操爲內應也。

且說袁尙與審配商議。今曹操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受之子沮鵠守邯鄲。遠爲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

不急攻讎而先攻兄爲計亦左矣。

袁尙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尙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此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尙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

震爲雷將用坎爲水。

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

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

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刀斬於馬下。

叙許褚戰功爲後殺許攸伏線。

餘衆奔潰。操盡招

降之。

完却尹楷。

卽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

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

殺衆皆奔散。

完却沮鵠

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

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

前官渡之戰袁紹用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曹操亦用土山地道孰知長爲山坤爲地總不如

坎之

爲水。審配設守堅固。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

淳于理以酒失事今

馮禮又以酒失事何哀將之善飲也

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

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却

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

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關門。門

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

袁紹掘地

之以塹曹操掘地道袁兵拒之以門前後遙映

退軍於垣水之上。以候袁尙回兵。袁尙攻平原聞曹

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

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尙從其言。自領

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顛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

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尙必舉火爲號。

袁尙之火不如

曹操之水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却說袁尙出淦水界口。東

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著淦水。尙令軍士堆積柴薪。乾

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

得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尙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

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雙用火字引。出下文水字。孚曰。城中無糧。可發

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爲備。我卽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爾時冀州百姓

未死於水而先死於兵矣。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

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後必有兵出也。又早猜破。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

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

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白旗紅旗映射成趣。張遼徐

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

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前在下郡城下射中。應蓋今在冀州城下射中。頭盔兩番用水之中。其被射亦復相似。衆將

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尙寨尙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

兩軍混戰。袁尙大敗。尙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不

知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敘法甚省

筆。卽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袁尙糧道。譚尙相攻是以袁攻袁操卽用

之糧。亦是以袁攻袁。尙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溢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

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尙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竭。只得遣

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操於譚

納之於尙之降。則劫之。又是一樣做法。尙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

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前下邳之滄。其計出於曹操之謀。士郭嘉今漳河之決。其計出於袁

氏之客許攸亦是以袁攻袁也。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

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却掘得甚淺。妙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

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

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操之掘塹先淺。後深詭譎可喜。更兼糧絕。

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尙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

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

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恨。乃密寫獻門之書。拴

於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捕許攸子姪。今又誅殺辛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笑。軍士拾獻辛毗。毗將

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

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前說下邳有獻門之宋憲。魏續。今說冀州有獻門之審榮。前後亦復相似。辛毗躍馬

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

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

指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

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

所獻也。配怒曰。小兒無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氏叔姪亦相左。是骨肉之變。操曰。昨孤至

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遼答潁陽之火語氣相似。操曰。卿忠於袁氏。

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

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

似汝輩讒詔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審正南緣何正北而死一笑後人有詩嘆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

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慙。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

耳。何乃辱及祖父也。

陳琳作檄事已略數卷至此忽然一提

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以

自比以弦比袁紹箭非自發乃弦發之也

曹操若能爲琳之法琳亦願爲操之箭矣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

命爲從事。

殺審配極似殺陳宮救陳琳極似救張遂與徐下邳一篇文字遙遙相對曹操風鶴得陳琳醫治此時不殺只算謝醫却說操

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圓如車蓋。

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

歲能屬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

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傳早爲後文曹不稱帝伏線○彼袁家

兒子將完忽接彼曹家兒子事妙筆

時操破冀州。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徑投袁紹家。

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攷 右叙袁尙大敗出亡。◎馮禮及三百人皆死於土內之事，係本紹傳，傳云操爲地道進攻鄴，審配亦於內作長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納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云云。◎曹操傳，九年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操傳稱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納曹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陳琳答操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語，係本琳傳。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開魏，則有甯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

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

善處人骨肉之前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尙爲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爲嗣。然使譚而能爲秦伯則尙可受之。譚而不能爲秦伯則尙不宜受之矣。使尙而能爲叔齊則譚可取之尙而不能爲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爲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爲禍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衆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受爲一黨。審配郭圖爲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尙而分爲二黨。於是遷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讎。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澆冀州。與決泗水以澆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爲奇。澆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澆冀州之策卽出於袁氏之舊臣爲奇。且下邳之澆止一水耳。若澆冀州則先過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澆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

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

一降於泱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爲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爲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謂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尙在城外而未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將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

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純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爲袁。袁忽變而爲曹。其始也。覆失之。環爭之。而紹取之。其既也。譚失之。尙爭之。而操取之。與亡彈指得喪。轉瞬。審人者。曾幾何時。而爲人所著。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操。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讎。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讎。何也。曰。琳爲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爲主。而琳爲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閔。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爲操罵紹。而爲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爲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爲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敘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機。袁尙始欲救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尙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機。



世界工業社監製

梨糊

用最新科學方法煉製

顏色潔白

質地純粹

黏性堅強

雖久不脫

厚薄調勻

經久不變

曾經實驗：

曝烈日下六句鐘

不乾不腐

置冰箱中十二時

不溶不冰

定價低廉 歡迎採用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却說曹丕不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爲甄氏立皇后伏筆

曹不亦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成趣。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

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

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

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二語包着一篇洛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

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衆將入冀

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

入此門？驕甚操大笑。奸甚衆將聞言，俱懷不平。爲後許褚殺張本操至紹府門下，問

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袁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

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

甄婦此時何無烈性

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

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

太謂袁譚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却弄出曹氏娶袁

氏之婦奇絕幻絕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手段。願謂衆將

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濟。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

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

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尤牢關以前之語却從此處補

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

賜紹妻劉氏。

劉氏受賜不羞他否

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

雄收拾民心處

一面寫表中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

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衆戰。奪得

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

攸之當死

不在此時早在呼阿瞞之時矣

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

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

奸雄

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

都是奸雄乃令人遍

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瑛，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卽召瑛爲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收捨士心處因謂曰：「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衆，可謂大州。瑛曰：『今天下分崩九州，輻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衆多，崔瑛却借其匱乏，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爲上賓。

【按】右叙曹操入冀州。◎曹丕乘亂納甄氏之事，此雖寥寥數十語，然皆本諸史志。按魏志：曹丕妻甄氏，傳稱甄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爲上蔡令，甄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飢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甄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甄時十餘歲，白父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其罪，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其言。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幽州，甄留養姑，及操平冀州，丕遂納之于鄴。有寵云，僅載此事，未及其詳，此所云云，蓋本諸魏略及世語二書，世

語曰，操下鄴，丕先入袁尙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袁紹妻劉氏後，丕問之，劉答曰，是熙妻，願擊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而劉謂甄曰，不憂死矣，遂見納，此云曹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等語，卽本諸此，而魏略則曰，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甄共坐室堂上，丕入紹舍，見紹妻及甄，甄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丕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甄令仰，丕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嘆之，操聞其意，遂爲迎取，此云操視之，而曰眞吾兒婦也，遂令丕納之等語，卽本諸此，而少變異之也，謂劉氏出拜，願獻甄氏，爲世子執箕帚云云，雖無所本，然觀世語劉謂甄曰，不憂死矣一語，亦足見其意在言外矣，卽謂之劉氏願獻納，亦何不可。

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尙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尙無心於戰鬥，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呂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

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遙遙相對。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

劉表。表請立德商議。立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爲

操擒。救之無益。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

何以謝之。立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爲名。婉詞謝之。正敘譚操相攻。忽夾敘備

表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

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高義耶。先責其降操後勸其睦尙

又與袁尙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

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

先言譚譚之詞後言攻譚之害○本爲袁譚求救而書并致袁尙可見善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往南皮。曹操追

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奸雄，相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

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

軍士擒獲。已則放之而又使軍士獲之則曰殺，人者是軍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

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何生異心。

譚曰：汝犯我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照應前文，趣甚。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

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

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尙相和求救於袁尙耶。操

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

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辛評不

與弟合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現事

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辛評之

毗之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

死戰。

不惜百姓者
能保土地乎

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

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

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

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

此時北方百姓大是當災

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

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

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也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

叔翁殺姪
培矣一笑

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濠。人馬

俱陷。

郭圖驕民為
兵宜其死也

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

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

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

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

駕王修也。

王修哭袁譚之首極
似樂布哭彭越之頭

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

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祿。今亡而不哭。非

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

語從血性中流出
讀之可以作忠

操

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利用，則我安敢正限觀

此地哉。

連前祖受審配辛評等總贊一句

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

問之曰：今袁尙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

好王

操曰：忠臣也。

明知兄弟之義

者必知君臣之分

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

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

數人皆袁氏舊將，正與王

修反

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

前此策照尙此忽帶補高幹

攷譚右叙袁譚之亡。◎操絕譚婚，及譚云：賴我妻子云云，事見操傳。傳曰：操

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走保南皮云云。

且說袁尙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

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衆官，歃血爲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

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插血，循至別駕

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

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爲也。

韓珩自是奇士

衆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

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瑒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瑒而出。

烏桓不殺韓瑒亦是奇七

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爲鎮北將。

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彼事甚省操

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

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彼韓瑒

不降接彼二呂詐降又與韓瑒反照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

得已而降。曹曹操爲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

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到。可乘其

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命而降譚又舍譚而

真降亦當慮其反覆矣幹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

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彼事又省

筆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

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

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讎。豈有侵我土地。汝欲

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

後有公孫康不敢納二袁此先有左賢王不肯納高幹作引

幹尋思無路。

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瑛所殺。將頭解曹操。

後有公孫康送二袁之頭此先有王

瑛送高幹之頭作引

操封瑛爲列侯。

後漢石叙并州之破。袁紹甥高幹先降復叛。卒爲王瑛所殺。皆本操傳。

并州既定。

先取青州次取冀州又次取幽州今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

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

袁尙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

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爲上。

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患而劉備投劉表爲足患

郭

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

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

此說烏桓桓可擊

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尙與熙兄弟猶存。

不可不除。

次說烏桓不可不擊

劉表坐談之客耳。

此言劉表不足慮

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

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

次言劉備可慮而不足慮

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

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

四句抵得一篇塞上行

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

不服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

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

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

掩其不備。但須得識路徑者爲引導耳。

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母怪今之壯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語也。

遂

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有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

問之。疇曰。此道夏秋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

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

也。

地勢如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

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尙會合冒頓等

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

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

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尙引

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田疇爲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不答，而不受侯爵，則高於呂曠等多矣。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

操撫慰單于等人，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

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回想決漳河通白溝時，河水之多，而今何水之少也。濕則極濕，乾則

極乾，前後映射成趣。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

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

難言。與袁紹之殺田豐，眞霄壤之隔。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廡，操往祭之。大

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

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前哭袁紹是假哭，此哭郭嘉是真哭。嘉之左右

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

遼東事定矣。」此微露一句，却不敘明妙。操拆書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

甚妙。次日，夏侯惇引衆入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此從諸將口說，明

甚妙。

熙袁尙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

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吾疑惑然人諸將皆不肯

信。不獨當時諸將不肯信。卽今讀者亦不肯信。却說袁熙袁尙。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

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尙來投。遂聚本部屬

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尙兵敗將亡。

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

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時卽聽其言。又不足爲奇。康曰。只怕

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有此一折。方見妙。恭曰。可使人探

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皆在郭嘉料中。康從之。使

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尙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

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

也。不出公孫恭之料。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卽相見。不

一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

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皆在郭嘉料中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尙見牀榻上無

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嘆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寫得突兀

驚人尙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

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

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

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葫蘆內賣甚藥。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尙首

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

康爲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

之。一路隱隱約約至此方出書相示文勢絕妙。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尙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

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

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衆人眼中看出妙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

年多立奇勳。此處又後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攷證右叙二袁之滅。◎郭嘉遺計定遼東事，見操傳及嘉本傳，操傳曰，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立德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劉表，必不能任立德，堅勸操行，又郭嘉傳曰，曹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立德襲許以討，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人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若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吾有也，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立德，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立德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母憂也，操以嘉言遂行，既至易，嘉又言曰，兵貴神速，今千

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感龍寨，直指單于庭，胡人卒聞操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尙及熙走遼東。此卽郭嘉之計也。◎遼東公孫康殺二袁，及先議欲納二袁之計畫，皆本操傳中操所逆料之語。操傳稱，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來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此作郭嘉書中之語，是少有參差焉。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今

後文赤壁應兵伏線

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

將敘地下金光先敘天上星文開筭絕妙

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

又爲後文亦攸曰：以丞相

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袁尙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鬻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爲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會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塵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形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豈曹操失一婿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婿。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婿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婿。婿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不爲繼兒乎。紹妻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爲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婿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受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受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受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

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顛頤焚僖負竈之家。而重耳被顛頤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會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特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特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熟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爲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讎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嚴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爲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比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爲真。慈悲乎。爲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鬪。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滅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後曹丕欲葬舜之禪操大喜，遂命作

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

而工畢。大兵之後又興大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

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又生出玉龍金鳳以配更

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爲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

臺成，足可娛吾老矣。」爲後大宴銅雀臺及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

文章。爲後七步曹操平日最愛之。此文敘袁紹愛少子後文叙劉表愛少子於

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

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以上了

事以下專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

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帶說孫權早遂分

兵屯田以候調用。

攷議右叙曹操回鄴後事。◎曹操掘獲銅雀事，志傳不載，惟載建台事，然當在建安十五年冬，敗于赤壁之後，此爲年代間小有參差。

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卽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卽行，不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曹操喜得死雀，劉備却愛活馬。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子龍湊趣。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鎗直出，將陳孫刺死。衆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此段專爲得馬而敘，爲檀溪張本。此番爲得馬而叙，而奪馬殺將偏用子龍翼德不用騎赤兔馬之人，是其用筆閒處拗處。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

皆足爲慮。

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獨不慮及曹操可謂知近不知遠矣。

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

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

玄德所慮只在曹操耳。

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

不告姊丈而告其姊，其姊之爲姊可知，而姊丈

之爲姊丈亦可知矣。

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爲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

夜對妙語得其時矣。

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容其住居城中，無益

不如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

呼夫曰汝夫，人之尊如此。

表沉吟不答。

此時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頓，是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

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

讚馬玄德又

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

玄德讚馬趙雲，表

湊趣送去。

先兄蒯良，蒯良之死只在越口中帶出，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

點，名爲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爲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

若云亡張武者是，的盧則亡呂布者

豈赤兔耶？恐

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

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

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于本縣屯紮。何如。數語

前沉吟不語

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從荆州移屯

時算定矣

徐州移屯小沛。同一局面。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

視之。乃荆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

度對劉荆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蒯越學

以告劉表。伊籍又述蒯越之相馬以告玄德。只一馬耳。却生出無數曲折。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

命。豈馬所能妨哉。劉表懼妨玄德。不懼妨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

爲後伊籍兩番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

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只。飛來縣衙屋上。從地出鶴自天高鳴四十餘

聲。望西飛去。應後劉禪稱帝臨分娩時。吳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

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前見黃星此夢北斗又開映射○忙此時曹操正

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

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讀前卷曹操北征烏桓之時。深怪劉備在荆州何便睡着。今觀此處。方知英雄謀略。表曰。

吾坐據荊州足矣。豈可別圖。

不出前卷郭嘉所料

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

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長何故長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

此時不即語

緣故。是劉表。綏處是文字曲處。

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寫盡得婦防察

之嚴。聞夫畏忌之狀。先寫蔡夫人此番竊聽却無所聞妙語。

須臾席散，玄德曰：「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

自柳城回，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相

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叙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

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

機會。」

九州鐵鑄不成此一大錯。

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

於後，未足爲恨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潛

然下淚。

前止長嘆此寫下淚文勢約徐有致。

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

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

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

聰明。」

此在劉表口中叙出名筆。

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

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前不說明此方說出文勢紆徐有致。○既

盡一沒主意。沒涉斷人。 立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

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自是 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立德。凡遇立德與表

叙論。必來竊聽。前既先寫蔡夫人出立屏。後此處所叙便不突然。 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立德此言。心

甚恨之。後文孔明不對劉琦之間直至登樓去。秘而後言者正恐此屬垣之有耳也。 立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

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劉表下淚是兒女態。立德下淚是英雄氣。 少頃復入席。表

見立德有淚容。怪問之。立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

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劉表為家庭繫情。劉立德為天下憂憤。

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

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青梅煮酒事已隔數卷。忽於此處一提。 以曹操之權

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立德乘着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

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前於曹操面前假作愚人身分。今在劉表面前去露出英雄本色。 表聞言

默然。立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前寫立德默然後寫劉表默然。前寫劉表長嘆後寫立德長嘆。

前寫劉表下淚後寫玄德下淚前云玄德自知失語起身如廁後又云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皆故意作此兩兩相對之筆間甚細甚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倚君。髀肉復生猶感歎，爭教寰宇不三分。

按右叙蔡夫人隔屏聽密語。◎蔡氏隔屏聽密語一節，志傳雖不明載，然後漢書表傳稱，先主自紹奔荊州，表厚相結待，而不能用，陳志表傳亦若是云云，而先主傳中則稱先主至荊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先主兵，使屯新野，夫既益以兵，則似表之信先主者亦甚堅，非人言所能間，然傳又稱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云云，又先主說表襲許而表不能用，則表之陰疑先主者又昭昭，其所以前後背道如是者，保非因後妻之言而生疑焉。九州春秋曰，先主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如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迨還坐，表怪問先主，先主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逝，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云云，此亦常是先主默察表之有內入之言，不能信任己，而故作此言。

以餌表，并求出屯之意也。又後漢書表傳，有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之語，則此隔屏聽密語之事，爲此等婦人所應有之見識，亦在情理之中，況合驗諸家紀載之語，而又隱合焉，則蔡夫人之聽密語，不可謂之臆造，而實撥情度理之文也。◎伊籍歸心先主，確在此際，惟屢次告密之事，則不載籍傳。◎後主禪建安十二年，生於荊州，乃本後主傳注中裴松之所攷定。◎劉表悔不聽昔日之言一節，乃出漢晉春秋，春秋曰曹操自柳城還，表謂先主曰，不用君言，以致失此大會，先主曰，現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爲恨也，書中云云，當卽本此。

却說劉表聞立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樂，別了立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我于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覷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爲後患。屏後所聞着怒，只在前語，今激劉表却只說他後語，婦人狡猾。表不答，但搖頭而已。劉表盡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讀至此爲玄，德提一把汗。

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蔡瑁不奉劉表之命便欲點軍。豈玄德想見蔡瑁之謀。蔡夫人之專而劉表之弱。

却

說立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

伊籍也。

來得因忽

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立德。特夤夜來報。

此伊籍第一番救立德。

當下

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立德。催促立德速速起身。立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立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立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幻想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玄德諫劉表是幾句真話。蔡瑁陷玄德是一首假詩。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龍豈池中。正應馬躍溪中。假詩之句。已預

爲之識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

詩棄劍上馬。

忽而大怒忽而狂省忽而拔劍忽而棄劍如湖起湖落是劉表好處是文字曲處

蔡瑁請曰軍士已點

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

既識破假詩不即說明乃作此葫蘆提語是劉表緩

是文

字曲處。蔡瑁見表遲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

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衆官於襄陽以示撫勸之意請主

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

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

請玄德赴會不用蔡瑁說却用劉表說妙甚

瑁暗喜

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

衆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愬愬而回意甚不樂愚意

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

一個說不該去玄德方將前項事

訴與諸人。

歸時不說至此方說曲甚

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荊州並無嗔責之意外人

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荊州反生疑矣。

一個說不該去玄德曰

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

又一個說不該去趙雲曰余

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

一個願領兵隨去

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

雲卽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寫蔡瑁之詐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

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

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寫趙雲之忠劉琦告玄德

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收牧之官。玄德曰。吾本

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一州官員俱已到齊。蔡

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爲害。可就今日除之。越

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荆州言語在此。蔡瑁欺劉表既用假詩欺蒯越又傳假命越

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門

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三蔡伏兵只在蔡瑁口中叙出最省筆止有西門。

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雖數萬之衆。不易過也。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見後文脫難之奇越

曰。吾見趙雲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

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與張

謀曹操先使人灌醉典韋同一方法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

衛命牽入後園。攔繫。此處寫馬寫後園極似閒筆却俱暗爲後文伏線妙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

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

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極寫趙雲精細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

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

讀至此又爲玄德捏一把汗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

更衣。玄德會意。卽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著玄德。附耳報曰。蔡瑁

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此伊籍第二番

救玄德寫得又閃忽又精微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

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蔡瑁

瑁卽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前云伏軍五百在城正爲此句伏線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

無數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讀至此又爲玄德捏一把汗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

波甚緊。極言其險愈見後文脫難之奇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若此時便寫躍

勒馬再回情勢逼真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

回頭看時。追兵已近。

急極矣。險極矣。

立德著慌。急縱馬下溪。

縱馬下溪。舉動情勢逼真。

行

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

折愈出愈奇。愈險愈妙。

立德乃加鞭大呼

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

急到沒去處。險到沒處。讀者以為必無生路矣。下文忽然死裏逃生。真乃出人意表。

言

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

立德如從雲霧中起。

文不

奇事不急不快。急絕險絕之時。忽翻出奇絕快絕之事。可驚可喜。

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詠躍馬檀

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宜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
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鬥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立德身將危。
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烟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
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嚮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
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
臨流三嘆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流在世間。
立德躍過溪西。願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

本是逃死乃云逃席

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

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

寫蔡瑁尚有餘勢，玄德尚有餘德。

瑁謂

左右曰：是何神助也？

不特蔡瑁吃驚，即讀者至今猶未信。

方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

三百軍趕來。

前頗寫趙雲隨身保護，讀者以為玄德全仗此人矣。不謂報信者乃伊籍、羅漢者，乃的盧、趙雲竟未及相助。今玄德已去，蔡瑁將歸。

而趙雲忽然剪面趕來讀者又疑後文趙雲必殺蔡瑁也。

正是

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致議 右叙先主躍馬過檀溪事。◎劉先主躍馬過檀溪一事，雖以躍馬事標

題，而實以襄陽一宴爲主。按襄陽會宴，乃出世語所紀。世語曰：先主屯樊

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先主宴會，劇越蔡瑁欲因會取先

主，先主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

不得出。先主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踊丈，遂得過。乘桴渡河

中流，而追者至云云。此請宴設謀逃席躍馬諸節皆本之。◎據孫盛異同

評，則謂襄陽宴之事，係不然之言，當時先主羈旅荊州，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云云，然則演義此處明稱爲蒯蔡之謀而表不知，况又以先主之大度，是未必卽與表成釁故也。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卽以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蹶，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武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
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不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爲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不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法。袁紹離後妻，劉表亦離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

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宵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有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玄德。畢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閹閹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桓之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則不可襲。從烏桓回救許都也。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譚而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怕。不獨玄德害怕。即讀者至此亦爲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敘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不是耍處。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爲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却有三跳。劉玄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生檀溪之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

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讀書至此真千古奇觀
范曄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玄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范增不能爲
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爲政由此言之襄陽之會其更險於鴻門哉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三十五回 立德南漳逢隲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立德。前此敘蔡瑁路上見趙雲此方補叙趙雲席上不見立德叙事妙品雲大驚。出

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鎗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見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此時不殺蔡瑁是子龍精細處然實讀者所不測即策馬前行。遙望

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一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迫吾主何處去了。問語一句緊一句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

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寫到隔岸水跡開甚細甚雲暗忖曰。難道連馬跳過

了溪去。

以爲必無之事

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蹤跡。

先爲望次近看次令衆人四散觀望寫得情景逼真

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拏守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

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

寫子龍四番盤桓兩度到溪兩次回馬極

慌張又極精細

攷右叙蔡瑁追先主事。◎案世語所載，先主方渡河中流，而追者至，并以

表意謝之曰：「使君何去之速乎？則是蔡瑁本追見先主，不過在中流遙相

問答而不及近耳。」

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癡，想此闊濶一躍而過，豈非天意。

非惟讀者不信，即玄德當日亦自不信。

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

口吹短笛而來。

忽然別出奇境

玄德嘆曰：「吾不如也。」

馬背不如牛背穩，誰云騎馬勝騎牛。

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

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

馬背上人，不識牛背上人，背上人却偏識馬背上人。

牧童曰：「我本

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

能自願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借牧童口中畫出一玄德

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州人也。道號水鏡。

先生。能識英雄不玄德曰。汝師與誰爲友。不知其人視其友亦以其小童曰。

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此卷叙玄德見司馬徽正爲見諸葛亮伏線耳乃重

之奇。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

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

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爲弟。詳述龐統略玄德

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

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

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既聞笛聲又聽琴聲與從

琴聲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口。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

雄竊聽。前不必玄德通名而童子先知今亦不必童子通報而先生童子指

謂玄德曰。此卽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

前施禮。衣襟尙濕。

點逗間細

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仙乎？玄德驚訝不已。小童

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

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

隱然爲諸葛草廬先寫一樣子

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

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笑曰：公不必隱

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

至此方說出曲折之甚

水鏡曰：吾觀公

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

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

將欲薦出兩人

先說他左右無人是作一跌

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

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

只說左右有人並不向水鏡求人是作一頓

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

敵，惜無善用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耳，非經綸濟世之才也。

隱然說他

左右之人不及吾意中之人又作一跌

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

竟說山谷無人更不向水鏡求人又作一頓

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

人，不說吾意中有人只說天下未嘗無人又作一跌

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求指教。直待水鏡說未嘗無人然後玄

德請問其人至此。方是極力一迎。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之謠乎？其謠曰：八九年間始

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謠言此謠始於

建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遺者。

謂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且不

問之人忽自述所開之語。又極力一縱。○蔡瑁題。玄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

假詩以龍比玄德。水鏡解意。謠亦以龍比玄德。當此解之。謠又極力一縱。所

當此。不問所求之人。且謝所。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

彼方驚謝所解之謠。此則隱。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直待說出此

示以當求之人。亦極力一迎。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只伏龍鳳雛四字。凡作

急問何人。又。水鏡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如此一番

纔說出何等曲。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如此一番

折何等鄭重。四字却又不明指。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

說出伏龍鳳雛四字。却又不明指。此時宜說出姓名矣。乃又欲遲至。即命小童具飲

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此時宜說出姓名矣。乃又欲遲至。即命小童具飲

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此等句俗。筆幾忘之。玄德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早為後

萬廡中作。一引子。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得

隱隱躍躍

水鏡曰。元直何來。

將從市上相見。先在廬中聽得此伏筆之妙。

玄德起床密聽之。聞其

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

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

此劉公之所以亡。

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

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

識耳。

隱隱道着起。林密聽之人。

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

龍鳳雛。

妙在並不是伏龍鳳雛。

即欲出見。又恐造次。

妙在不即相見。

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

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

明主。已到他處去了。

妙在不說出將投玄德。

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好好。好好。

名

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言。好好。好好。

昨夜不說待至明日。只是不說及至明日。只是不說。

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

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

自己不出。只是薦人及至。薦人又待其自訪。妙妙。

正談論間。忽聞

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

讀者至此疑是蔡瑁追兵至矣。玄

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

主公連夜跟問到此。

極寫趙雲之忠

主公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

此時只恐蔡瑁

兵來後文却是曹仁兵來

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

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

前寫趙雲此寫關張

相見大喜。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

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此事。玄德從其言。

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

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責

罵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孫乾告

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

語中有刺妙在隱而不露

表乃責而釋之。

所謂惡惡而不

能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著。設宴相待。

酒酣。琦忽然墮淚。

劉表席間墮淚是愛心難割劉琦席間墮淚是憂心未安

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

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叔父指教。

先為後文求計諸葛作一引

玄德勸以小心盡

孝。自然無禍。

是叔父語

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

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

點逗檀溪事有情景

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

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裹巾布袍。皂緣烏履。長

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

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

玄德自聞伏龍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爲誰。刻

以此猜測妙妙。

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

名福。

妙在不說。

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

尊聽耳。

即莊市上行歌之人。

玄德大喜。待爲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

再乞一觀。

却先欲看馬奇妙。

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

乎。雖是千里馬。却要妨主。不可乘也。

又與脚越相馬。

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

言躍檀溪之事。

妨主常應在張武之。

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

某有一法可禳。

禳越相馬伊籍諫馬。

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

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

借讓馬作波瀾道。折而入妙書。

卷既詳叙馬此處不好便住亦即借此一段作收科

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

作利己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

本欲相合忽若相離曲折之極

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

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

本欲相投忽先相試曲折之極

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

德及人惟先生教之

變若相離然後相合曲折之極

福曰吾自穎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

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

水鏡述襄陽之謠單福述新野之歌

前後正相對

玄德乃拜單福爲軍師調練本部人馬

右叙先主得徐庶◎先主南漳逢隱淪一節陳壽先主傳不載其事武

侯傳亦無之惟武侯傳裴注中引襄陽記之言曰先主訪世事於司馬德

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綱目中亦載其語此回先主與水鏡

先主訪論之語卽本襄陽記惟言詞問答之間稍引伸變化之耳荆襄間

童謠八九年間始欲衰等語係出搜神記而陳志劉表傳裴注中亦引之

其引記之言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

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表又當死，因以喪破也，搜神之言如是，此所言卽本之，惟記引童謠祇此二語，並無到頭天命有所歸二句，此爲作者增入，以應當時事，至於小童所述德操與二龐爲友，及龐德公與龐統爲叔姪等事，亦出襄陽記，後漢書龐公傳注中引之，陳志龐統傳裴注中亦引之，襄陽記曰：德公襄陽人，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祀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速作黍，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皆羅列，奔走堂下，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又曰：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旣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焉，此處皆本之，而少略，惟德公字山民一語，裴注與後漢注稍異，細味之，當是裴注之誤，而演義仍沿襲其誤，是作者之疎忽處，攷後漢龐公傳，後世何以遺子孫句下，注

引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取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吏部郎云云，而龐統傳，裴注中徑曰，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云云，夫於稱述德公之後，而後曰山民，亦有令名，則山民明明另是一人矣，况下文又繫之以早卒二字，夫德公年長德操十歲，德操復長統五歲，卽以此時論，已在三四十歲之間，豈得復曰早卒，是山民或山人，明是德公之子，當以後漢注爲確，裴注之誤，已甚顯矣，何復蹈襲之乎，因考證并論及之。

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

此處補叙曹操一邊最是省筆

時呂曠、呂翔

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

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

沒

人偏會說大話

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

不想子能所云廝殺却應在此

探馬飛報

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

便是勝算

可使關公引一

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

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

左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路後路前路大有變化

玄德從其言。卽差

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

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門旗

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

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

如此不耐殺之人何苦無事討事做

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傍一

軍突出爲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

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

叙法與前變

直取呂翔。

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

不耐殺

餘衆四散奔走。玄德合

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

此番得勝單以是第一功

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軍。却

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

曰。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兵來征勦。乃爲上策。

早爲後文

伏筆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兵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

地何勞丞相大軍。曹仁輕視其地。典曰：劉備入傑也，不可輕視。李典重視其人。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爲後失樊城反照。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與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攷證 石叙徐庶初次立功。◎攷三國中無徐庶傳，故庶事無所考資。惟魏略云：庶曾客荊州，此言庶往見劉表，大抵本此。◎單福新野遇英主一節，係本諸武侯傳中，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數語，此外無他記載，可証，故此處單福與先主定計，指揮關張等，戰勝二呂一節，係演義爲庶點綴之筆也。

此卷爲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爲軍師，先有單福爲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

有一雀一臺。此卷乃有一雀一龍。是前卷又爲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指其爲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卽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出。而玄德卻不知此人之卽爲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卻不知此人之卽爲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佩聲。並半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真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個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拿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還我兄。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爲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脾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行吟澤畔。爲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卽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甯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

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於電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胆戰。俄而氣定神閒。真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

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薪聽婦姑奕棋，雖極分明，卻費搗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德比龍也。前蔡瑁捏造玄德反詩曰：龍豈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又謂真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無數龍字，總只爲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鄭重而言之，不其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爲鄭重矣。惟鄭重言之，使知其人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囚沮受，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玄德之賢，而不能利用，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緇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玄德，明日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爲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

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用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欲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達者。必非妙文。人之輕率徑達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台處。便急欲其就。惟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第三十六回 立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荐諸葛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極寫曹仁聲勢。以顯單福之能。

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立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

戰。立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奪之。寫單福宛

然一武侯小樣。立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處妙在。不叙明白。立德大喜。預先準備已。

定。忽探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立德出。

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

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往。遂各罷兵歸。

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又與下文失。樊城反照。曹仁怒。

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

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

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極寫曹仁弄巧。以顯軍福之智。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畢。

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武侯八陣圖陸遜人而不覺。曹仁八陣勢單福一見便知。八門者。休生傷杜

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

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還欠主持。見笑大方。如從東南

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寫單福又宛然。一武侯小樣。玄德傳令。教軍

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遶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

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

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此非寫趙雲。是寫單福。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

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

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知是單福。吾陣竟爲所破。李典曰。吾雖在

此。甚憂樊城。又爲後文失。樊城反照。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行計議。如不勝。便

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

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說單福正與
立德在寨中議事。忽狂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立德曰。何以敵之。
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又宛然一武侯小樣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
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著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
不及收兵回寨。急望河北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
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

船渡河。曹軍大半淪死水中。曹仁渡過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

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

雲長也。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雲長是寫單福。○寫樊城不用實叙最省筆。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

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

設謀定計。妙在路上方知曲折之甚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立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

城。縣令劉泌出迎。立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立德

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立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

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

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忙中夾叙

事却並非閒筆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

必生亂。雲長收關平爲子而獨不欲玄德收寇封者，臣子無爭立之嫌，君之子則有爭立之嫌，故也。玄德曰：吾待之如子。

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爲後文孟達說劉封伏案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

引一干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

攷議右叙徐庶計襲樊城。◎先主用計襲樊城一節，先主傳、曹操傳及表傳

等，均不載其事。曹仁、李典傳中亦無記載。旁攷他書之紀徐庶事者，亦不

及此。蓋係作者爲徐庶投身先主後無尺寸功，故以此爲庶襯托耳。

却說曹仁與李典同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

勝負乃軍家之常，但不知誰爲劉備畫策。問得緊要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

福何人也。不但曹操不知其爲何人，卽玄德此時亦未知其果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奇絕此人幼

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爲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爲吏所獲，問其姓名

者也。先說玄德並非宗室後說玄德並非好人全是欺婦人語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

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說玄德的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

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玄德的吾

兒輔之。得其主矣。破美玉汝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破天子之乃反以玄德

爲逆臣。破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破作書喚回句○先極口

勸衛吉平。尤爲痛快言訖。取石硯。便打曹操。此一石硯抵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

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

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

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

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昱之爲操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操之不殺

徐母者戀於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爲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

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仿其字

體。詐修家書一封。甚矣婦人識字之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單

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雲長在曹操處得兄書。徐庶在玄德處得母書。一真一假。遙遙相對。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慘間。不期曹丞相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綯。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妙在此句不教他事。曹操宛似其母聲口。免遭大禍。我今命若懸絲。渴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露真名者。亦正恐曹操知之而收其母耳。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

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

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只此句話。玄德不曾聽得。至此補出妙甚。庶

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即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

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

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

油油然孝子之言。比絕裾之溫嶠。不啻天淵矣。

玄德聞言。大哭曰。母子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爲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

後。或者再得奉教。

玄德更不相留。真善體孝子之情。

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

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

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

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爲母報讎。力攻曹操也。

此計亦妙。但非仁人所忍爲。

玄德曰。

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

也。吾寧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

玄德謝孫乾留庶之計。與謝單福相馬之說。一樣意思。

衆皆感嘆。玄

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備聞

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

龍鳳二字。隱然逗下一龍一鳳。

二人相對而

泣。坐以待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

下馬相辭。

送別光景。寫得悽慘不勝。

玄德舉杯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

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

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何其言之痛也。

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

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爲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迫。庶亦終身不設

一謀。是血性語。其急歸見母則依依。元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

矣。此句方逼。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

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真情。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

何便灰心如此。此處但說不宜灰。元德曰。天下高賢。恐無出先生右者。此句

出孔。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當此重譽。只自謙遜尙。臨別。又願謂諸將曰。願

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哀痛之詞。令人酸鼻。

諸將無不傷感。元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

庶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遠。元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

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寫。庶亦涕泣而別。元德立

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忽忽而去。忽忽而去極寫元直念母之孝。

妙。元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只此二語抵得江。凝淚而望。却被一樹林

隔斷。元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衆問何故。元德曰。因阻吾望徐元

直之目也。西廡曲云青山隔遠行碑林不
做美玄德之望元直也似之

攷證右叙徐庶去劉歸曹。◎程昱在曹操前稱述徐元直少時歷史，及更改姓名之事，係本陳志武侯傳中裴注所引魏略之語，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于市，鄙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云云，據此則庶之名單，福亦有故，非漫爲更託姓名也。◎曹操用計劫取徐母事，雖誠有之，然與此不同，武侯傳曰，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武侯與徐庶並從之，爲曹操所迫，破獲庶母，庶遂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

從此別，遂北詣曹操，是則係於先生軍中劫去，非至潁州賺取，其異一，係在庶已荐孔明，而與孔明並從先主之時，非在三顧草廬之前，其異二，此等異同處，爲作演義者因時因地，參活變化之筆，不可謂之顛倒錯亂也。

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

上文寫到徐庶去後，已是水窮山盡，更無他望，突此處忽然拍馬而回，如絕處逢生，真奇妙之筆。

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

此元直必無之事，玄德必有之想。

遂欣然拍馬向前迎

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

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話，驚出一個至要緊人，却又

不言其名，先言其地。

玄德曰：敢煩元直爲備請來一見。

此語正與後文三顧草廬反映成趣。

庶曰：此

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

只讚其人，不言其名。

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

玄德亦不問其名，先問其人。

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騶

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

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

還只讚其人，不言其名。

玄德喜曰：願聞此

人姓名。

玄德至此方問姓名。

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

至此方說出孔明

明姓名紆徐之極鄭重之極

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丞。

早卒。亮從其叔玄。玄與荊州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

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門履歷細叙其家嘗好爲梁父吟。補叙其平生所居之地有一岡。

名臥龍岡。補敘其住處因自號爲臥龍先生。補敘其別號○自比管樂與好爲梁

姓名與別號亦亂分作兩次叙出妙甚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

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爲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

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卽伏龍鳳雛乎。因臥龍二字憶起伏龍又庶曰。鳳雛乃

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水鏡雙薦兩人却並不曾說出一人玄德

踴躍曰。半响涕泣此時踴躍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

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有讚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歧泣別兩情濃。片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臥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

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寫玄德求賢之急

且說徐庶既別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

馬直至臥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

寫元直爲人之忠

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

劉豫州奈老母爲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

德玄德卽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卽展生平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

言作色曰君以我爲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寫孔明處已之高庶羞慚而退

上馬趨程赴許昌見母正是

囑友一言因愛主赴家千里爲思親

未知後事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攷右叙徐庶荐諸葛亮◎徐庶走馬荐諸葛事見武侯傳傳曰時先主屯

新野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云云此處皆本傳載◎

武侯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於管仲樂毅元直所

述卽皆本諸傳載惟臥龍岡之名係後人所名故當時志傳中無之漢晉

春秋亦但曰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云云，而無臥龍岡之稱。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閱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叙單福用兵，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名優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爲主，而單福其實也。卽龐統亦其實也。水鏡雙薦伏龍風雛，而單福專薦伏龍，帶言風雛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略之，是文右賓主之別焉。蓋主爲重，則賓爲輕，故玄德既知單福之卽是徐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曾聽得，既知風雛之卽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爲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爲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叙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

叙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叙出。叙廟統止及其叔。敘徐庶止及其母與弟。叙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並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參差錯落。真叙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併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即彙士傳中亦罕有之。

蔡瑁假玄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成其爲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譏焉。

曹操不強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強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入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伴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玄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臥龍先生。頓使玄德破涕爲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統均平甫氏輯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却說徐庶趨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爲親屈非爲操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堂，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慈，念真萬不得已之語。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孰知此後晨昏永不得侍奉而清誨亦誓不賜教乎。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爲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過爲俠客，繼則居然作名士。本是後勝於初，乃責其反不如初，妙甚。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况又漢室之胄，汝

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

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更可敬。

庶深於罵操矣。

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

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

本欲全母之生，以歸乃歸而反速母之死。元直

其抱恨終天乎。

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若邱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

母而

吐其

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俱不受。

以上了却徐庶

以下專

叙孔明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

天寒二字，照後風雪姑待春煖方

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准備

南征。

漢武習水戰於昆明池，是天子將兵外國。曹操習水戰於玄武池，是權臣躡武中華。以上按曹操以下再叙玄德。

後右叙徐庶歸曹後事。◎魏略曰：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先主相隨俱去，福與韜俱北來，按是則徐庶之入魏，確當在劉表已死，劉琮已降之後。◎徐庶母死，庶雖在魏，不爲操設一謀，凡操有所賜，庶皆不受，觀魏略所紀，黃初中，福仕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石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逮大和中武侯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才至此，嘆曰：魏真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等語，則庶之不爲操謀信矣。◎曹操傳稱：十三年春，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却說立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峩冠博

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人乎立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不獨玄德疑是孔明，卽讀者至此亦疑是

孔明矣。然孔明決不如是容易見也。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突如其來，幻絕。立德大喜，請入後

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

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來尋徐庶，妙在極間。立德曰：近因曹操

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尙不提。徽曰：此中

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於知人與徐母之勇於死義可稱雙絕。 玄德驚

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其子不知而其友知之所謂關心者亂旁觀者清。 玄德曰。元

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此處方是正文。開話。 徽笑曰。元直欲去。自便

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不薦之虧不識之讚妙在極開極冷。 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

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本因徐庶

知孔明。却又於徐庶之外。開叙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則連片說出。奇妙。 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

其大略。藏精純於大略之中。 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

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也。此中徐庶語。此補徐庶語。中所未及。

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中徐庶語。及。 玄德曰。何潁州之多賢乎。

徽曰。昔有殷馮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地必多賢士。玄德所求水鏡所薦止一賢耳。乃舍一賢而美多賢。一稱地靈。

一稱天文。妙在極忙中夾此閒語。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

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母乃太過。雲長高擡管樂。將孔明一抑。 徽笑曰。以

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雲長問那二人。徽曰。

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意中必謂於管樂之下便求其次矣

不想水鏡却於管樂之上請出太公留侯來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立

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預爲後文伏筆

飄然而去。寫水鏡如開雲野鶴忽然飛來忽然飛去飄灑之極立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

段石叙司馬徽再荐請葛亮。◎司馬徽再荐名士一節。按演義中似無此

段文字。何以言之。蓋司馬之來爲訪庶也。迨先主告以元直薦諸葛亮事。

司馬尙嫌元直多事。有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之語。臨行又有仰天大笑

之語。豈非未嘗荐孔明乎。不知文字有反正旁側。此處當從文之側面看。

其以太公子房相比。及略述孔明與四人志量之不同。即是不薦之薦也。

蓋當於言外得之。惟襄陽記有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等語。確是司馬德操荐孔明之語。不解作者何以不引用以實之。◎卿三

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三人還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等語。係出魏略。

惟魏略中祇引石徐孟三人，而不列崔州平，此處以崔並舉，增爲四人。

次日立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

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

的是好歌

立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

未見其人

先聞其歌立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

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立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

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未見其人先觀其地

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

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
詩亦不俗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

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直是一個脚色。手本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每見

關奴接着一大。字名帖。細更吃嚇。今童子聽得如許。官銜。豈似不聞也者。真不愧爲臥龍先生之童也。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

訪官。則得之矣。童子曰。先生今早已出不遇。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

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

三五日。或十數日。寫童子閒冷之甚。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

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

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臨行再囑極寫殷勤。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

篁交翠。觀之不已。再將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視。蓋玩山色者宜於遙看。遊勝地者不忍遽別也。忽見一人

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伊可

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

我亦疑是臥龍先生。

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

其人曰。將軍是誰。

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

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

友。博陵崔州平也。

妙在此人不是孔明。明使玄德望個空。

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

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

忙中偏有此閒筆。

州平曰。將

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

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

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

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

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幹

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

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強之乎。

妙在極忙極熱之時。偏聽此極閒極冷之語。○說孔

明徒費心力。是於孔明未出山時。早為他臨終結局。伏下一筆妙。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

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

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之言。一樣意思。

州平曰。山野之

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州平更不往。玄德曰：蒙先生見教。

但不知孔明何處去了。玄德見話不投機，亦復便作收科。州平曰：吾亦欲訪之。正不知其

何往。愈冷。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比開冷之人安肯到縣。州平曰：

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見。州平亦是了世事。言訖，

長揖而去。去得飄灑，與水鏡一般。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却遇

此腐儒，閒談許久。偏是腐儒，最喜閒談，翼德罵之。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昔之隱士，翼德見之，猶以為腐儒。若今之腐儒，恐玄德見之，亦必不以為隱士也。

攷證右叙先主初訪諸葛亮。◎劉先主三顧草廬一事，最為顯明確信。武侯

出師表中，已自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等語，而武侯傳中，亦稱徐庶謂先主云：將軍宜枉駕顧之。由

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惟三顧二字，名極貴重，而事實則又最簡單，

作演義者手拈此題，既不當輕忽放過，又苦于無所稱述，尤不能妄為傳

會，若僅點寫隆中山水，則未免太空，因借此數人作襯，恰合題位，而又確

是當時應有之事，真天衣無縫之筆。◎崔州平，係漢太尉崔烈之子，武侯本傳云，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蓋卽信其自比管樂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

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有翼德阻擋愈襯得

玄德殷勤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孔明能比管樂，玄德能讀孟子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

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

山如玉簇，林似銀粧。臥龍岡雪景，必更可觀張飛曰：天寒地凍，尙不用兵。正與前句感

兵一語相反而相應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愈襯出玄德玄德曰：

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懃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

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客却怕冷一笑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

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人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尙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後車遂與
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
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輾
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
今誰復識英雄。歌中之意。獨有取於呂望與鄒生者。隱然合着管仲樂毅也。
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比管樂。而此作歌之人。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

此又其人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
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首卷中事。忽於此處一提。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
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
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平。右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嗟。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贈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立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臥龍。遂下馬入店。
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先聞其歌後見其貌。立德揖而

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亦妙在不即通名先問玄德。

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

臥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却不是孔。明使玄德又認一個空。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

水鏡說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孟三人。今玄德俱不期而會。一則遇於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遇於再訪孔明之前。或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參差錯

茶妙事。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

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

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又妙在極。閑極冷。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

岡來。到岡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

讀者至此疑其只有兩顧不消三顧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

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觀此二語想見其為人。玄德正看間。忽聽吟詠之聲。乃立

於門側窺之。不即入見且窺聽。寫得紆徐有致。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爲龍而聽其歌則又以鳳自比。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

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

玄德侍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

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此時玄德意中以爲既遇孔明矣。

讀者意中亦以爲既遇孔明矣。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

明又使玄德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

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

殺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今却在諸葛均口中補敘。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

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第二番又遇○方欲遊石玄德曰。何

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

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人韻事。又玄

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小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

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決耐不得矣。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

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

又答得極。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又借翼德焦燥玄德叱止

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懃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書以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覲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稱呂望子房正與司馬微徐元直所言相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懃致意而別。第一次囑其黨第二次囑其弟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絕妙一輻畫圖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

冷閒極詩曰：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

龍門。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風雪中之歌騎驢過小橋。獨

嘆梅花瘦。通篇咏雪末句咏梅比石孟二人吊古感今之歌更覺瀟灑

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我亦以為此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

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兒。乃家

兄岳父黃承彥也。妙在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個空不用黃承彥通名却用諸葛均代說又變一機文法玄德曰。適聞

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

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

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半部致太平是玄德曰。曾見賢壻否。承彥曰。便

是老夫也。來看他。又妙在答得極開極冷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

大。回望臥龍岡。悒悒不已。前番玩景此番無心玩景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

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臥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季則龍統春雷則龍起訪乃命卜
者揲蓍。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明禮休享成王
周公齋戒薰沐昭烈亦以敬神之致敬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攷證右叙再訪諸葛亮。◎石廣元孟公威二人並見魏略。魏略曰。亮在荊州
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
亮獨觀其大略。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
必故鄉耶。廣元名韜。公威名建。◎黃承彥見武侯傳末。裴注所引襄陽記
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
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此處指爲孔明之岳。卽本此。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爲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喚。惟恐玄德之無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爲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爲可怪。是極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爲荐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爲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爲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爲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以爲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爲曙也。見月光而以爲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爲曙也。又如早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爲雨也。聽泉聲而以爲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爲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狀。有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即如孔明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其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長沮桀溺。接與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爲之仲尼。則誰著尊周。

之義於萬世。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元公感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於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

淡泊甯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聞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人如感鳳祥麟之不易截。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友。則極其高趣。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爲孔明。於此領略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於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裝腔。玄德傲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余笑曰。爲此言。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玄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虛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黃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蓋在孔明去

起手時早爲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亦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闕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子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

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

今有請名士作文請名醫治病而遲遲不赴者。

乃嘗以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

而方得一面。關公愛讀春秋。便對他說一春秋之故事也。

况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

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

將欲以麻繩當于旌之素絲耶。將欲以一縛當白駒之繫維耶。如此請客可發一笑。

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子

牙之事乎。

既稱齊桓又述周文。愈比愈高。可見玄德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

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

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

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

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

其恭也。如是一

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

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

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

各有事，豈可相強？

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連忙回轉報知。孔明迎門相揖，則不成其為臥龍先生矣。

三人來到莊前

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

日先生雖在家，但現在草堂上晝寢未醒。

惟其為臥龍，故不妨晝寢。今有賤

豈得謂之臥龍哉？直是臥牛臥犬耳。

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

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

西廂之佇立，階是未見

其人而候之。玄德之佇立，階是既見其人而候之。

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

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

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

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

之於先生，是班

門弄斧矣。一笑。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

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

妙在此時，還不便醒。

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

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或問先生何所夢。曰：仲尼之夢是夢。夢子

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

妙在童子不即通報待先生先問。客曰：俗客太難爲人。能來此地者其

俗亦不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尙容更衣。

還更遂轉入後堂。又半晌。又是半

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

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

在玄德眼中畫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

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人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

不勝愧赧。

乍見之時却用玄德開談孔明回答一述其來情一謝其過都是套語是第一段二人叙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國憂民之心。但恨亮年幼

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

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

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

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辭。玄德再三請教。其語漸近。

孔明笑曰。願聞將

軍之志。玄德移坐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

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

第四段是孔明問志。

玄德言懷方是深談。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

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

先說曹操不可取。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

援。而不可圖也。

次說孫權不可取。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豈可棄乎。

此言荊州可取。

益州險塞。

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

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此言益州可取。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

孫權不可取則結之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箚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而終當伐之誠如是

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惟將軍圖之。未下棋時

局勢算得停停當當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

川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生幾時覓下此一軸畫將軍欲成霸業。北讓

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天時地利人和分得奇先取荊州爲家。

後卽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

天時圖中原是盡人事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

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

教之後而玄德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

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重言以決而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

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眞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何幸南陽有臥龍。欲識他年分鼎處。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

誨。孔明曰。亮久樂耕耨。懶於應世。不能奉命。此孔明子決策之後忽不肯出山又作一折玄德泣

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至水鏡莊上。衣襟盡濕。今在臥龍莊上。衣襟亦盡。

濕前之濕是水。今之濕是淚。前遇難而不淚。今爲求賢而反淚者。前不爲一身而淚。今則爲蒼生而淚也。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

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此孔明因玄德意誠而許諾又作一收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

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孔明不肯受聘又作一折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

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玄德又懇而孔明方受又作一折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

前宿水鏡莊上。爲想伏龍鳳雛。一夜睡不若今此夜與前不同。定然睡着矣。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

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

當歸隱。方出山便思退步。是真淡泊甯靜之人。後人有詩嘆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下宵後。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

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之時年方二十七歲收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千古鼓風雷。談笑胸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下文將敘東吳事此乃過枝接葉處

石叙先主得孔明。定三分隆中決策者。即先主與武侯初見時一番問答也。其語悉本陳志武侯傳。惟詞句間稍有異同。傳曰先主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通伸）

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將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云云，綜觀全節，其間所增損差異者，不過十餘字，均無甚關係，雖

謂之未異亦可。至語末霸業可成，此作大業可成，是爲作者有意改竄之處，雖祇一字，甚有出入也。惟出西川圖懸掛一節，先主武侯傳中均無此事，下文旣云將軍可占人和，則當時特出此圖，亦無謂之至。◎武侯旣與先主傾肺腑，縱談當世事，爲之畫策者，如上言，則已心許之矣，何必復有久樂耕鋤，不能奉命之辭，而必待先主之淚沾袍袖衣襟，方允許馳驅哉。蒙謂此處一曲，似未免多此一舉矣。

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於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

方爲玄德求賢，又接寫孫權好士。

連年以來，你我相薦，時有會稽

闕澤，字德潤，彭城嚴陵，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

張溫有二前輩卓所殺之張溫，乃洛陽張溫，此張溫則吳郡張溫。

及會稽凌統，字公績，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

方寫玄德得一賢接寫孫權得多士○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則孫堅所得周瑜張昭張紘虞翻太史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闕澤呂蒙等數人又獨後居前

分叙此總敘或詳或略筆法各妙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呂布賈女曹操欲使孫權賈子一樣意思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

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牽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

去恐其興兵下江南勢必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遣質之將危是首鼠兩端之語周瑜曰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

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不如勿

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孔明為玄德畫策只數語決疑周瑜為孫權畫策亦只數語決疑吳夫人曰公

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

北方未甯無暇南征此按下曹操再接敘東吳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

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

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換父屍今凌統奪父屍遙遙

對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

醉後嘗鞭撻士卒。

前則有宋憲魏讚之叛呂布後則有范疆張達之刺張飛皆爲此也。

丹陽督將媯覽郡丞戴

員二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爲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令

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

女先生起課則有之矣。美夫人起課是所僅見。

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

不聽婦言本是好處不聽慧夫言却是蠢處不信卜只

是商處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處。

遂與衆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刀跟出門外。卽抽刀砍死

孫翊。媯覽戴員乃歸罪邊洪。斬之於市。

與後文司馬昭之歸罪成濟正復相同。

二人乘勢擄翊

家資侍妾。媯覽見徐氏美貌。乃謂之曰。吾爲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

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

既不從又

不死權

覽從之。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人入府泣告曰。

對媯

覽不泣對孫高二人則泣權變之極。

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媯戴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

邊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媯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詐許之。以安其心。

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辱。生死銜恩。

言畢再拜。孫高傅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卽死難者。

正欲爲復仇計耳。

此二語卽徐氏之意。

夫人所命敢不効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

孫權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於密室。幃幕之中。

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藏人。

于幃幕者矣。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設伏也。

然後設祭於堂上。祭畢卽除去孝服。沐浴薰香。

濃妝豔裹。言笑自若。

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粧豔裹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欲報而爲此權詐也。○古之寡婦濃粧豔裹言笑自若者。是假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真今之寡婦濃妝豔裹言笑自若。是真披麻戴孝掩面長號。是假古今人不相及。柏舟之詩黃鵠之咏。其不可復作矣乎。

婿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

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傅二將軍何

在。二人卽從幃幕中持刀躍出。婿覽措手不及。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孫高

再復一刀登時殺死。

不殺之於席間而殺之於密室者。恐戴員知之而不來故也。精細之極。徐氏復傳請戴員

赴宴。何等機智。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傅二將所殺。

一殺之於密室。一殺之於堂中。各自一樣。殺法妙甚。

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更是暢快。徐氏遂重穿孝服。

周書曰。王釋冕反。喪服蓋暫時從吉。將媯覽戴員首級祭於孫翊靈前。此方是真。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殺媯戴二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軍早已殺賊矣。其卜易則是女軍師如此奇。婦人恐不釀

南陽臥龍也。乃封孫高傅嬰爲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姦回一旦受摧鋤。庸臣從賊忠臣死。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周瑜爲

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

爲後赤壁鏖兵伏線

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

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

嫁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

日勝於月

爲後孫權稱帝伏線。○劉禪之母夢斗即彼於其母分婉之初孫權之母夢日補彼於其母臨終之頃彼法各變妙甚。

卜者云。夢日月入

懷者。其子必貴。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

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

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

爲後

玄德人贊伏線。○看他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甥子之言。又先囑其以師傅之禮待臣而後及其妹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尊賢而後親親也。何東吳奇女子之

多乎。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其喪葬之禮。自不必說。

按證右叙孫權經營東吳◎戰長江孫氏報仇一節，題雖重在斬黃祖，而文字則實爲甘甯一人表見，恐于孫氏一面太空，故以前數年中之東吳大略，消納于此，陳壽吳志孫權傳云，建安七年權母薨，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云云，此處皆叙述此數年中事也，惟稱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病危及死，則誤，又權傳中之攻黃祖，不及甘甯，祇言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此所稱甘甯選小船百餘，不避矢石，直至艤檣傍，砍索飛身上之，亦係董襲傳中之事，而非甘甯之功，惟射死凌操，蘇飛屢荐於黃祖，祖不能用，飛令其去，祖別圖，甯遂投吳等事，則皆本諸韋昭吳書中，至于甯初與權相見，卽陳諸權先取黃祖，漸規巴蜀之計，則確係甯之舉，舉大端，而見之甘甯本傳者也。

至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

仇雪恨，何待期年？伐人之喪不可喪中，伐人亦不可然。以報父仇則無不可也。若論報仇正當與縞素而與師，何待除服之有？張昭之見往

生不及周瑜權猶豫未定。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守龍湫水口，忽有黃

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之，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

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響馬賊

響船賊有響鈴，然則賊之不響者必無用之賊也。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爲錦帆賊。賊以

爲名其賊甚趣不唱大江東却唱錦帆開矣。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卽

欲來投東吳，却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

口，乃待寧甚薄。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倉

黃巾而關公用爲親隨，甘寧起心於劫江而黃祖不肯用，爲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曉。小人用人偏極拘執。寧因此懷恨。爲後殺黃祖伏緣。蘇

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謂之曰：吾爲公數次，乃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

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常恨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蘇飛之荐甘寧於黃祖爲甘寧也，非

爲黃祖也。若爲黃祖則當告祖曰：不重用則殺之，勿以資敵。寧因此得過夏口，

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

恨。况各爲其主。又何憾焉。宵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甘肅一

不向黃祖一邊敘去却向呂蒙口內述來。最是省筆。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令呂蒙引

甘肅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

不記甘肅之怨彼此正相反。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宵曰。今漢祚日危。曹操終

必篡竊。荆南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業。傳基。明

公宜早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襲取荊州甘肅亦勸孫權取荊州今宜先取黃祖。祖

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刻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

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

巴蜀甘肅亦勸孫權取巴蜀如此譚見豈得以規江之賊目之耶孫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爲大都

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肅爲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

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將。陳就鄧龍爲

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艫。截住沔口。艤艫上各設

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繫於水面上。

後文曹操之船用連環。此處黃祖之船用貫索。環不可斷。

索則可斷也。

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甘肅謂

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軍五十人。二十人

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

遂橫。

本是貫索。勾陳却遇了大煞白虎。本欲乘風破浪。却做了野渡舟橫。爲之一笑。

甘肅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

就乘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

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

以上寫水軍戰功。

比及蘇飛引軍于岸上

接應時。吳軍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

潘璋。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

以上寫陸路戰功。

權

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了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

口。正是

只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次右叙孫權攻黃祖。◎甘肅傳曰：寧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衆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又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聞於郡中，其出入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此銅鈴及錦帆賊之名，卽本諸二書。◎董襲傳曰：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襲與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乘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兩徃，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此處卽本之，而借爲甘肅進身之功也。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於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晝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卽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却不卽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見時，玄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只不肯賜教。於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悃，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

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懇懇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卽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於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託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於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於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爲孫曹所有。故爭荊州於孫權。何如受荊州於劉表。此玄德之失計於先也。取西川於劉璋。無異取西川於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爲孔明病。

正被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敘東吳。不但爲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爲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爲玄德

畫策便有周瑜爲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爲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爲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荊益，甘肅亦請圖荊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前太子辨與皇子協臥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衆，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爲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爲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爲三日矣。吾以爲正統之主，則當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爲日而策爲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爲日而曹操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爲庶母。母死之後，權即以母姨爲繼母矣。以母姨爲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爲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即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卽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爲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勳起於盜賊之中，而甘肅亦起於盜賊之中。世勳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末號佳賊。而甘肅亦號錦帆賊。然世勳阿附武后，而甘肅忠事孫權。則世勳之佳不必佳，而甘肅之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晝寢學甘肅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爲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妝豔裹言笑自若爲之一笑。



世界工業社監製

膠水

用科學方法製造

經過細鍊 液質純粹

並無碎粒夾雜

黏性特強 一經貼住

即牢不可脫！

厚薄均勻 不淡不滯

遇冷不冰 遇熱不臭

請速購備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經售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二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却說孫權督衆攻打夏口。黃祖兵敗將亡。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肅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黃祖之不用甘肅猶梁惠王之不用衛鞅也。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肅攔住。祖於馬上謂肅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肅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尙有何說。前日劫水路今日劫陸路肅不自以爲賊而黃祖待之以賊今日乃真爲黃祖之賊矣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肅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宵視之。乃程普也。宵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宵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黃祖之死不用程普殺之必用甘肅殺之可爲不能用人之戒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

應第七回中事。又與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射。○前孫策能以活黃祖，換死孫堅。今孫權又能以死黃祖祭死孫堅。有子如此，孫堅不死矣。重賞三軍。

陸甘霄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

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荆襄

可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荆襄是舍小而圖大向來子布畫策惟此差強人意。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

東，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霄求救。霄曰：「飛卽不言，吾豈忘之。」今之忘恩者幸其人

之不言甚且惡其人之言之矣。大軍旣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

霄乃人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于

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甘霄非呂

蒙無由見孫權，然非蘇飛則無由見呂蒙也。追本窮源知恩報德是有血性男子，不是無義氣丈夫。權曰：「彼旣有恩於君，吾爲

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霄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霄

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旣願以官爵贖之，又願以首級保之，如此報德方不負施德之人。權乃赦蘇飛，止將黃

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只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

拔劍在手，直取甘霄。霄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霄在

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仇。

方寫孫權設謀。便接寫甘肅報恩。方寫甘肅報恩。又接寫

凌統報讎義士之義。孝子之孝。各出色。

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

容不盡力。今既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

孫權自欲報讎。却不許凌統報讎。似

乎不情。爲甘肅而赦蘇飛。獨不爲統而殺甘肅。以平偏。向然。爲報讎起見。人有恩於我。報讎之人。則赦之人。而欲殺爲我報讎之人。則解之情也。非偏也。

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權與衆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

怒目而視甘肅。權卽日命甘肅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

統。宵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

此處寫甘肅往夏口正爲後文劉琦請守夏口伏線。

權又加封凌統爲

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恨而止。

凌統不忿殺得甘肅。固是大讎。未報孫權。但殺黃祖。不曾殺劉表。亦止報得一半。不若徐氏之

報讎爲快也。然則不獨凌統含恨。孫權亦尙含恨。

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孫靜引

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

戰。讀者至此。必謂將來孫權與劉表攻戰矣。孰知却爲與曹操攻戰之地乎。

致讎右叙黃祖之死。◎甘肅傳但稱宵陳計西攻祖。張昭難之。權從宵言。遂

西果禽祖。盡獲其土衆云云。不言宵斬祖。亦不言射殺。而孫權傳則有騎

士馮則追鼻其首之說，則知黃祖非爲寧殺也。◎按韋昭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于甯，甯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甯下席叩頭，血淚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若不值飛，甯已捐骸于溝壑，不能致命于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曰：若走去，甯曰：若爾，甯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此卽本諸吳書。

話分兩頭，却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遙接前文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

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荆州議事。

不寫玄德要去却寫劉表來請妙甚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

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讀者至此必謂孔明將爲劉表書報讎之策矣，孰知後文却偏不與

東吳交戰出人意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荆州來。玄

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事，他若

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此孔明不欲結怨孫權，正爲後

文投託東吳地步玄德依言，來到荆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

城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當時即欲

斬蔡瑁之首，以獻賢弟。因衆人告免，故姑恕之。賢弟幸勿見罪。玄德曰：非干

蔡將軍之事，想皆下人所爲耳。一語將前事輕輕抹過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

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隱然指若甘甯然黃祖不能

能用甘甯，劉表不能殺蔡瑁，正復同病。玄德之意，殆借黃祖以諷劉表乎。今若興兵南征，儻曹操北來，又當奈何

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

也。前有陶謙讓徐州，此有劉表讓荊州，遙遙相對。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

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玄德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

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

眞仁慈之主也。此時玄德若取了荊州，省却後來無數手腳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正商議間，忽報公子

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

救之。前於徐庶未來之先，已早爲此處伏下一筆。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

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

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

此處不即說出來。計之法。叙事妙品。

琦謝而去。次日立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

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

一言相救。

此劉琦第一番求計。

孔明曰。亮客寄於此。不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漏洩。爲

害不淺。說罷。起身告辭。

此孔明第一次推却。○第一次說所以不敢言之故。

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漫別。

乃挽留孔明至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

此劉琦第二番求計。

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

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第二次只一語謝之。

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

幻乃引孔明登一小樓。自後堂而密室白密室而小樓寫得曲折。

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

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

此劉琦第三番求計。

孔明作色而起。便

欲下樓。此孔明第三次推却。○第三次不答一語。

只見樓梯已撒去。

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

琦告曰。

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

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

此時并無隔屏竊聽之人。

孔明曰。疎不問親。亮何能爲公子謀。

妙在此時還不肯說

又復作難曲折之甚

琦曰先生終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

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

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計也妙在此處寫出

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

至此方說亦是水窮山盡絕處逢生

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

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

劉琦請孔明觀古書此却是孔明教劉琦觀古書

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

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

或笑孔明為劉琦畫策不過是三十六計走為

上計耳何須如此作難方纔說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走方是會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脫矣

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

今之求人畫策者偏會披短梯一笑

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之地

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

使劉表當孫權而自當曹操亦孔明所教也

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征

南之意不可不防

劉表正欲防孫權因玄德說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

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至江夏鎮守

為後玄德走江夏張本

表病讓先

效嚴石叙先主處分劉表家事◎按先主傳裴注有引英雄記曰表病讓先

主領荊州刺史，又引魏書曰：表病篤，託國于先主，願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先主曰：諸子自賢，君其毋憂病云云等語，故此處有劉表囑先主便爲荊州主之語，及四十回中復有表請先主商議遺囑之事，蓋皆本諸此二書也。◎荊州城公子三求計之事，確本諸武侯傳中，武侯傳劉曰：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因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云云，故此演義所述，皆實錄也，惟此上樓去梯之謀，謂出先主代謀，則係作者以己意插入，使叙次中又多一曲折，而文筆亦更靈活也。

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瑗爲西曹掾，司馬懿爲文學，椽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潁州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

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

敘司馬懿獨詳其家世蓋在魏末代漢之先早為晉之代魏伏筆妙

自是文官大

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為

後患。可早圖之。操即命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為副將。領兵

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

不窺荆襄而窺新野操固輕視劉表而重視玄德也

荀彧諫曰。劉備英雄

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

輕視玄德與曹操相反

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為輔。如虎生翼矣。

用徐庶說妙徐庶不

對曹操說却對夏侯惇說又妙

操曰。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

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

此處徐庶讚孔明與前程昱讚徐庶遙遙相對

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

不愧名亮字孔

明

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

惇視孔明兵徐庶相拘

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與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

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却說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

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以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

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

徐庶比孔明以月玄德比孔明以水月可以無魚不可以無水

兩弟勿復多言。

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

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

以忘憂耳。

種菜所以忘禍結帽所以忘憂遙遙相對

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

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

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

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

此處民兵正爲後文誘敵之用

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

十萬。投奔新野來了。張飛聞知。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

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

去。

張飛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後相照成趣

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諉。關張。

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

兵。乞假劍印。

韓信非挂印。不能令樊噲。孔明非取劍印。不能令關張。

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

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

未聽令之前先寫翼德要看他如何

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

不理

者不可以

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之前。先且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

爲軍師

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

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

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後兩邊等候。

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

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

前敘單福定計取樊城後文始見今敘孔明用計燒

博望在前文說明

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

坐守縣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却在家裏坐地。好自在。

總爲後文作襯染

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

來問他未遲。

既聽令之後又寫雲長與看他如何

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

却都疑惑不定。

又寫衆將都未信。前夏侯惇輕孔明是敵人不肯信。今衆將疑孔明是自家。人亦不肯信。先有此兩處不信。愈顯得下文奇

孔明謂立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卽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

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妙極極極。○前後調度。用兩番爲叙事入妙。派撥

已畢。立德亦疑惑不定。不惟衆人不信。連立德亦不信。愈顯得下文奇妙。却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

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糧車在後。正應孔明所言。時當秋月。

商颯徐起。此非開筆正爲後文火之標染。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

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惇令

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

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爲天人。今觀其用兵。乃

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鬥耳。此是民兵誘敵之故。吾於丞

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極寫夏侯惇之驕。以反襯後文之敗。遂自縱馬

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驕極矣。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

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

韓浩一曲

韓浩曰：敵軍

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礮響，玄德自

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

誰知此處伏兵亦是

誘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時天色已

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既起，夜風愈大。

先寫月色之暗，以反襯後文火光之明，先寫風力之大，以正襯

勢之猛。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俱是蘆葦。典謂

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

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

前有韓浩之諫，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勢又一曲。

李

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

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

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應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馬令軍馬勿進。

前一路寫風寫林木

寫蘆葦讀者至此急欲觀其燒矣，乃忽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竟似下文燒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試掩俗猜之決，猜不着也。言未已，只聽背

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隨後兩邊蘆亦著，一霎時，四方八面盡

皆是火。

先寫背後次寫兩邊然後寫四方八面極忙之中却有次第。

又值風大火勢愈猛。

方信前寫秋月商颯不是閒筆。

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

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

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

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

前調諸將此處逐一敘出前是布棋此是收着。

戰不數合。

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纔收軍。殺得屍

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人有詩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揮如意笑談中。直須驚破曹公胆。初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

也。

惟有前番疑惑也。乃有此處稱嘆。

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擁簇著一輛小車。車中端坐

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

惟有前番輕侮也。乃有此處拜伏。

須臾玄德趙雲劉封

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

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

不寫玄德褒孔明却寫百姓頌玄德頌孔明甚甚。

於頌孔明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立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立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正是

破敵未堪息戰馬，避兵又必賴良謀。

未知其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按右叙孔明立功新野。◎曹操傳曰：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操爲丞相，後漢書獻帝紀亦同，惟曰曹操自爲丞相，蓋此罷三公置丞相之制，本出操意改置，自改之而自就之，非自爲而何。◎關張之不悅，語出武侯傳，前考中已引之，而先主魚水之喻，亦確係當時答解二人之語，此處所叙，皆與志傳同。◎先主手自結旄，而武侯進言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結旄而已耶？先主乃投旄而起等語，乃魏略所紀，以爲孔明初次進謁先主時之問答，且尙有先主以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等語，其荒謬不經，早爲裴松之所駁斥矣，故此處祇借用其結旄以見先主之雅趣，之二人軼事，而其謬處已盡刪去之，按此處作結帽，

裴注中則作結毼，毼不詳爲何物，演義作帽解，蒙意以爲非，當是塵尾，卽今俗所稱揮塵拂塵之類，故用犛牛尾爲之。◎博望燒屯一事，武侯傳中不載其畫策，惟先主傳中有表使先主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一節，此處蓋卽本之，但按傳紀次第，尙在十二年紀事之前，當於先主未遇諸葛時，推有久之二字，則知兩軍相持有日，當是先主拒之于初，逮三顧之後，諸葛先主來，而后乃破之也，如是則與志傳合矣。◎按尋夏侯惇于禁李典諸傳，均不載博望之役，蓋諱敗也，而關公趙雲諸將中亦無之者，以斯役本非巨戰，且係設謀者之功，故例亦不載，而祇須于先主傳中，紀其大略也。

文有餘波在後者，前有玄德三顧草廬一段奇文，後便有劉琦三求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將有孔明爲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爲劉琦畫策一段小文是也，謀人國不可輕，故三顧始出謀人家亦不可輕，故三請後言謀國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謀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樓去梯，劉琦方懼禍，孔明又懼其漏言之禍，孔明未授計，玄德先授以求計。

之計。玄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乎。

君之適子。所以奉宗廟社稷之業。盛朝夕視君膳者也。故適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則得立。出外則不得立。然劉琦之求計於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則宜在外。不宜在內。若知其不得立。而猶勉強以求立。勢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豈仁人之所忍爲哉。或疑申生在內而死。扶蘇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殺劉琦者。猶非萬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劉表之與始皇。則有間矣。始皇殘暴人也。殘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殺扶蘇於外。劉表柔儒素著。則蔡瑁不得矯其旨。以殺劉琦於外。勢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論耳。前徐庶在玄德面前。誇獎孔明。是正筆緊筆。今在曹操面前。誇獎孔明。是旁筆閒筆。然無旁筆閒筆。則不見正筆緊筆之妙。不但孔明一邊。愈加綻染。又使徐庶一邊。亦不冷落。真敘事妙品。孔明初出茅廬。第一次用計。便言火攻。夫兵猶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濟之。是以火濟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魚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則以孔明而用火。是猶以水濟火矣。以火濟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濟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燒。有無數襯染。寫雲濃月淡。是反襯。寫秋靄夜風。林木蘆葦。是正襯。寫徐庶誇獎。是順襯。寫夏侯輕侮。關張不信。是逆襯。且其間又曲折多端。當趙雲誘敵。則有韓浩諫退。爲一折。玄德誘敵。則有于禁李典中途疑沮。爲再折。人馬走發。關當不住。則又有夏侯猛省。傳令勿追。爲

三折令讀者至此無疑計之不成。燒之不果。而功且終就。而敵且終破。方嘆文章之妙。有非猜測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寫。則竟依綱目例大書曰。諸葛亮破曹兵於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勞作演義者撰此一篇哉。

劉表因見黃祖被殺。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孫權。孔明欲留孫權為援。故勸玄德舍權而當曹。此為後文伏線也。甘甯借江夏為避難之地。而劉琦復借江夏為避患之地。乃孔明為劉琦謀今日安身之所。而早為玄德謀兵敗借援之所。此亦為後文伏線也。不但此也。替之伐魏。尚隔數十卷。而可馬氏之家世。早詳敘於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當五陽強盛之時。而一陰已伏於下。若必前人去。然後有後人。前事畢。然後有後事。不獨古今無此不相貫之事。亦豈有此不相貫之文乎。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為後文爭荊州伏線玄德曰。吾甯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却說夏侯惇敗回許昌。

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

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

乃賞二人。兵敗而有賞是曹勝人處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

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因攻劉備就勢

帶出孫權爲後文赤壁伏線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

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仍用夏侯于李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帥

操自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兵三千

爲先鋒。先鋒反戟在後。後法變幻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並記其日重其事也大中

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以理言孫權虎踞六郡。且有

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以勢言。融意重在二劉帶言孫權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

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前操止言劉備孫權今亦帶言劉表遂叱退

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嘆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

敗乎。至仁獨指劉備而表與權又在所輕時御史大夫邴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邴慮。慮常被孔

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

平日狎侮却借

鄰慮口中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

孔禰交譽語亦

帶敘出來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

又將禰衡前事一提

操大怒。遂命廷尉捕

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時方在家。對坐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

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操之殘惡。二子早已看透。言

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

操之殺禰衡必假手於他人。今殺孔融則竟自殺之。更不避殺

賢士之名矣。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噫

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

脂習諫語却在荀彧口中補叙出來。

今融死而

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

脂習之哭孔融與王修之哭袁譚正復相似。

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

葬之。後人有詩讚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此係融幼時語。應第十一回中大

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史筆褒忠直。存官紀大中。

綱目書曰。殺大中也。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

攷證 石叙曹操南征。◎武侯說先主乘機取荊州之語，本諸先主傳中，傳曰：先主屯樊，不知曹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孔明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曹操殺孔融，及郗慮與孔融有隙，讒稱融昔與禰衡相譽之語，皆本後漢書孔融傳，且不獨此仲尼不死，顏回復生二語，尚有枉稱孔融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招合徒衆，欲爲不軌，自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等語。◎融二子被捕斬時之語，亦本後漢書融傳，世說新語亦載之，皆與此同。

却說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陶謙三讓徐州劉表可謂再讓荊州矣。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吃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荊州之主。劉表臨死不聽婦人言而立長子，雖不能正其始，猶能正其終也。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

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病危。來至荊州探病。方到門外。蔡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時但阻琦之見父面不敢害琦者畏玄德之在新野耳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劉表欲立劉琦而不能殺蔡瑁以至如此後人有詩嘆劉表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又見劉君霸漢陽。總爲牝晨致家累。可憐不久盡消亡。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袁紹之妻立少子是順夫之命劉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於劉氏矣然後舉哀報喪。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聚衆言曰。吾父棄世。吾兄現在江夏。更有叔父立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爲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劉琮賢於袁尙衆官未及對。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請大公子爲荊州之主。就命立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策也。劉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託

之乃使蔡瑁掌兵權
何其用人之外誤也

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李珪大罵曰。

汝內外朋謀。假稱遺命。廢長立幼。眼見荆襄九郡。送於蔡氏之手。故主有靈。

必當殛汝。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李珪至死大罵不絕。

李珪其洩
治之流乎於

於

是蔡瑁遂立劉琮爲主。蔡氏宗族。分領荆州之兵。令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

荆州。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就葬劉表之棺於襄

陽城東漢陽之原。竟不計告劉琦與玄德。

自死至葬而竟不計告婦人作
事舛錯至此宜其亡之速也

劉

琮至襄陽。方纔歇馬。忽報曹操引大軍。逕望襄陽而來。琮大驚。遂請蒯越。蔡

瑁等商議。東曹掾傅巽進言曰。不特曹操兵來爲可憂。今大公子在江夏。玄

德在新野。我皆未往報喪。若彼興兵問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計。可使荆襄之

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

不憂曹操而憂玄德
劉琦則其計可知矣

琮曰。計將安出。巽曰。

不如將荆襄九郡。獻與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李珪既殺此傳巽
之言所由來也

琮叱曰。是

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尙未穩。豈可便棄之他人。

劉琮賢
於袁譚

蒯越曰。傅公

悌之言是也。夫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操南征北討。以朝廷爲名。主

公拒之。其名不順。且主公新立。外患未甯。內憂將作。荆襄之民。聞曹兵至。未

戰而膽先寒。安能與之敵哉。

翻越常助蔡瑁謀。玄德宜其有此論。謂良在而必不至此。

琮曰。諸公之言。

非我不從。但以先君之業。一旦棄與他人。恐貽笑於天下耳。

傳嗣二人志不。及此十四歲兒。

言未已。一人昂然而進曰。傳公悌嗣異度之言甚善。何不從之。衆視之。乃山

陽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

邕高朋滿座。聞粲主。倒履迎之。賓客皆驚曰。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邕曰。

此子有異才。吾不如也。

蔡瑁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禰衡。然王粲二人不如孔禰二人多矣。

粲博聞強記。人皆

不及。嘗觀道旁碑文。一過便能記誦。觀人奕棋。棋局亂。粲復爲擺出。不差一

子。又善算術。其文詞妙絕。一時年十七。辟爲黃門侍郎。不就。後因避亂至荆

襄。劉表以爲上賓。

忽叙王粲生平忙。中偏有此開筆。

當日謂劉琮曰。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

琮曰。不如也。

與玄德孔明問答語相似。一則商議。備說一則降敵語。同而意不同。

琮曰。曹操兵多將勇。足智

多謀。擒呂布於下。卻擢袁紹於官渡。逐劉備於隴右。破烏桓於白登。

又將曹操前事。

於此總叙一過。

臬除蕩定者。不可勝計。今以大軍南下。荆襄勢難抵敵。傳嗣二君之

謀乃長策也。將軍不可遲疑。致生後悔。

文人不可與謀。國事如此。

琮曰：先生見教極是。但

須稟告母親知道。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

慣於屏後竊聽人語。此婦人惡態。

謂琮曰：既是

仲宣公悌異度。三人所見相同。何必告我。

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見。却怪三人不異婦人之見。

於是

劉琮意決。便寫降書。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宋忠領命直至宛城。接

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重賞宋忠。分付教劉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爲荆

州之主。

假語騙小兒。

宋忠拜辭曹操。取路回荊襄。將欲渡江。忽見一枝人馬到來。

視之。乃關雲長也。宋忠迴避不及。被雲長喚住。細問荊州之事。忠初時隱諱。

後被雲長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一一實告。雲長大驚。隨捉宋忠至新

野。見玄德。備言其事。玄德聞之大哭。

此哀劉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也。

張飛曰：事已如此。可

先斬宋忠。隨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

快人快語。

玄德曰：你且緘口。我自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衆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

雖斬汝。無益於事。可速去。

宋忠且不殺豈肯殺劉琮母子乎。

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

憂悶間。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玄德感伊藉昔日相救之恩。降階迎之。

再三稱謝。

照前文

伊籍曰：大公子在江夏聞荆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

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

差某齋哀書呈報，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陽問罪。

劉琦求助於劉備與袁譚之求助於

曹操大不相同

立德看書畢，謂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僭立，更不知劉琮已將荆襄

九郡獻與曹操矣。

本是伊籍報立德信，却是立德報伊籍信。

籍大驚曰：使君何從知之？立德具

言，拏獲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弔喪爲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

迎，就便擒下，誅其黨類，則荆州屬使君矣。

最是善策。

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主公

可從之。立德垂淚曰：吾兄臨危託孤於我，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異日死於

九泉之下，何面目復見我兄乎？

劉琮既降曹操，則立德非取荆州於劉琮而取荆州於曹操也。何尚以劉表爲言乎？

劉表讓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今劉琮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機會。

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

拒敵？立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

幾與屯小沛時同一局面。

攷右叙劉表死而內亂，◎商議遺囑之事，志傳無徵，係本諸裴注所引漢

魏春秋中，先主云：劉荆州臨亡，托我以孤寡之一語，惟立劉琦一語，則無

所本。◎劉琦探父病，爲蔡張所阻一事，係本諸劉表傳裴注所引典論中，典論曰：表病篤，琦還省，瑁尤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因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蔡瑁張尤共立琮爲主，及傅巽說琮降曹操之事，皆本表傳。傳曰：十三年曹操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尤爲之支黨，遂奉琮爲嗣。又曰：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立德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立德？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立德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自存也。誠以立德足禦曹公乎？則立德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遂舉州降，傳載如此，故知蔡夫人議獻荊州之語，並無此事實，乃作者

推原禍水，謂荊州之亡，亡于表妻之溺愛，強立少子琮也。蓋春秋之筆也。◎先主聞琮降，怒叱欲殺宋忠一節，乃本諸漢魏春秋。春秋曰：琮乞降，不敢告先主，先主亦不知，久之，遣所親問琮，琮乃令宋忠詣先主宣意。是時曹操已在宛，先主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遂遣忠去。◎伊籍勸先主襲取荊襄，志傳無其事，惟武侯勸說取琮，則係本諸先主傳。傳曰：先主遂將其衆去，過襄陽，孔明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云云。

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至博望了。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不說出何計正使人猜測不出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論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挈民同走又是一樣走法差孫乾往河邊

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

先言百姓後及各官家眷足見愛民之至。

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

土。遏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

淹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

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真是使水去了。

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

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

第二次調撥

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

分伏西南北三門。却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引火之物。曹軍入

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

不知天時者不。可以爲軍師。

但看風起。便令西南

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却於城外吶喊助威。

第三次調撥方用火攻。既以努力助火。勢又以人聲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

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却於東門外從

後擊之。

從後擊之妙起。

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

又先算定。收兵時候。

再令糜

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

紅屬火青屬木。木能生火。

去新野城外三十

里。鵠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

敢追汝二人却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前三次調撥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奇妙。前一人一次。此兩人同撥。孔明分撥已定。乃與立

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為下文登高對。坐飲酒伏筆。且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前

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牌時分。來

到鵲尾坡。午為火位。鶴應朱。雀正為下文點染。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

向前。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前於第四次調撥此。却於第一次出現。許褚勒馬

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

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

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自午至晚漸漸叙。到夜來却有次。許褚方欲前

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

左立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相對飲酒不足賞。紅燈定是看烟火。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

山上播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廝殺。天色

已晚。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

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誰知以此空城作燒竈。曹洪曰。

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

此時各軍走乏。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已入火壘中矣。

初更以後。初更。狂風大作。未寫火先寫風。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

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

不見兵只見火奇幻。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是夜之火。更勝前日

博望燒屯之火。急將前事對照以應上文妙甚。後人有詩嘆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炤摩天。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

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

前於第三次調撥此於第二次出現。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

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糜劉二人前已

今於第三第四次又出現前。到四更時分。更人馬困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

奔至白河邊。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頭有灰布袋故也。人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馬

盡嘶鳴。却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補黃昏一

句妙甚。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

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前於第一次揭撥今却於第五次出現。既用火燒。又用

水浸十萬之衆。不爲灰定爲泥矣。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

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前於第二次

第六次出現。看他叙得前後參差有勢。却又一筆不亂。曹軍大驚。正是

城內纔看紅燄吐。水邊又遇黑風來。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按諸右叙火燒新野。◎諸葛亮火燒新野一事。志傳俱無徵。諸家載紀中亦

不載。按此處叙事情形。乃卽本諸博望燒屯之役。而以一事分而爲二也。

蓋前回博望之役。其所叙事實。本與傳載不同。而此處新野之計。四處理

伏。空城以待等情。則正與先主傳所稱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

等追之爲伏所破，諸語情節相符，故知作者乃分而爲二也。

前自三顧草廬之後，便當接火燒博望一篇，却夾叙孫權殺黃祖，劉琦屯江夏以間之。至火燒博望之後，便當接火燒新野一篇，却夾叙曹操殺孔融，劉琮獻荊州以間之。蓋幾處同時之事，不得詳却一處，略却數處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荊州，叙荊州，又叙東吳與許昌，頭緒多端，如一線穿却，不見斷續之痕，尤妙在叙孔融處，補叙禰衡往事，叙荊州處，詳叙王粲生平，偏能於極忙中著此閒筆。

劉景升家難，與袁本初家難，正自彷彿，而寫來却無一事相類者，何也？蓋本初始終愛少子，而景升則有臨終立長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譚尙相攻，而劉琮則本有讓琦之心，劉琦亦初無伐琮之舉，其不同二也。譚之降操，以長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則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譚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雖其臣教之，而實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爲曹操所自奪，而荊州則劉琮所獻，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尙未嘗不計告譚，而景升之死，劉琮竟匿而不發，其不同六也。種種不同，求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豈非天然有此變化之事，以成此變化之文哉。

玄德取荊州於劉表病危之時，則不正，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後，則無不正也。卽謂取荊州於劉琮僭立之時，或有不正，而取荊州於劉琮降操之日，則更無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荊州爲

曹操所有之荊州。又爲孫權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遂至遺無數萬。靡於後。則皆此卷中一着之錯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後可以惟我欲爲。故稱魏王加九錫之事。必待於融死之後也。當時卽無郗慮之譖。而操之欲殺之久矣。綱目書操殺融而存其官。蓋重予之云。

或謂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禍衛之互相稱許。則豈非名稱其實者哉。兩人之志節。實足垂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顯此二人而一雪斯言與。

凡用計之難。不難在第一次。而難在第二次。當敵人經過一番之後。仍以前法施之。而敵人依舊不覺。則奇莫奇於斯矣。然其前後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純用火。後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論之。前卦只是巽爲風。離爲火。後卦乃變成水火既濟者乎。曹操出兵之時。不早令管轄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難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呂布濮陽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呂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見。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則新野之燒。更甚於濮

陽矣。况火不足而繼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軍。愈用愈幻。愈出愈奇。今日讀者見之。猶目眩神搖。安得當日戰者遇之。不魂飛膽落乎。